



全蜀執文志卷之五十六

譜

器物譜

元費著

玉璽玉印各一印文似咸信字雍州兵於成都縣獲之衛瓘依周成
 王歸未之義以上之相國府魏咸熙元年於是司馬氏宣示百官仍
 歲之府公孫述起成都自號成家二五之文殆述作也
 淳于古禮器也唐漢什邡人段祖以獻之益州刺史始興王蕭鑑高
 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圍如箭筒銅色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貫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葦當心跪注淳
 于以手派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

古鐵鑑一王宗壽字永年建族子得之江原下有篆文十二字宗壽
 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試令人訪之青衣隨至謂宗壽曰何
 以知我宗壽以實對青衣曰吾失此百年矣知在公處故此盤桓公

其還我宗壽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長揖而去宗壽時有辟穀吐納之術或謂得之青衣今載其篆文云

繼以端世世經從經紀於身於宗

龍宮寶藏神和子鑄永年萬歲

銅印一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十五日彭山縣副將頭楊富獲於江岬印有六面方各寸許皆有篆文兩面共通一竅竅中三虛一實其直可貫其圓有規六面篆文共八十二分夾其竅六十均在四角各成文章印過雕鏤有竅而各一十字無竅面各十五字以印進上嚴築作瑞篆記今載其篆文于左一面天國老君生萬民治中國外國人和重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老君授生輔天下國安平受道人長生凡十五字又一面虛無自然明日月星辰光凡十字其相對一面云玄女致和氣玉女致天醫凡十字又一面上國儒師天師老君

道成明天地政重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上名吾拜無為大昊通天下治氣同重凡十五字

天國老君
生萬民治
中國外國
巨和爾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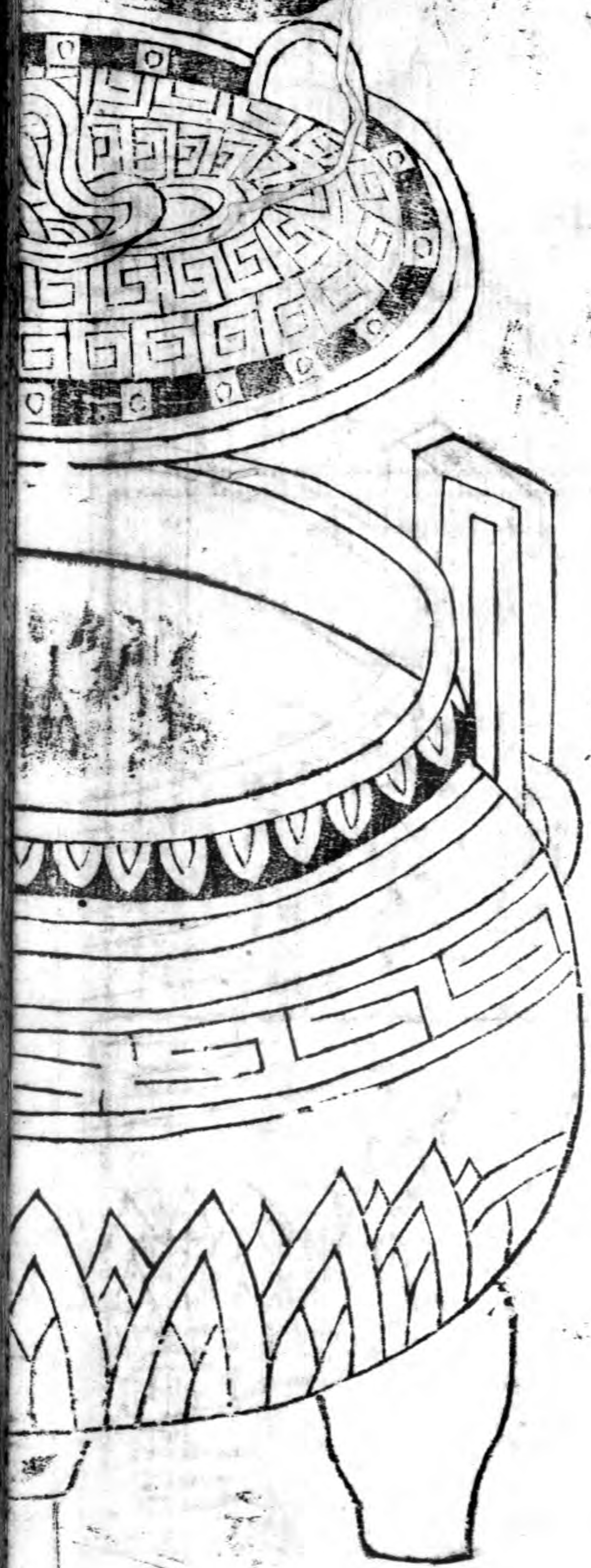
西山王
自派
日月星辰
星上上凡

巨國山師
而昧老君
道敘明而
趾政爾王

古器九崇寧元年知府王公古修築巖真觀五月於觀之西南隅凡
 二日得之丁卯得鼎二喜一缶一鼎有明水喜有丹砂越三日又得
 喜一缶一虺鼎一鼎有篆文可考又器一如鼎而無文又一如喜而
 小異又五銖錢十共得器凡九小大異形製作奇古非世所常有因
 刻其名物於石開封張裕為記刻石具在九器則歸諸天府矣今摹
 置左方

喜一缶一虺鼎一鼎有篆文可考又器一如鼎而無文又一如喜而
 小異又五銖錢十共得器凡九小大異形製作奇古非世所常有因
 刻其名物於石開封張裕為記刻石具在九器則歸諸天府矣今摹
 置左方

喜一缶一虺鼎一鼎有篆文可考又器一如鼎而無文又一如喜而
 小異又五銖錢十共得器凡九小大異形製作奇古非世所常有因
 刻其名物於石開封張裕為記刻石具在九器則歸諸天府矣今摹
 置左方



執文志卷五十六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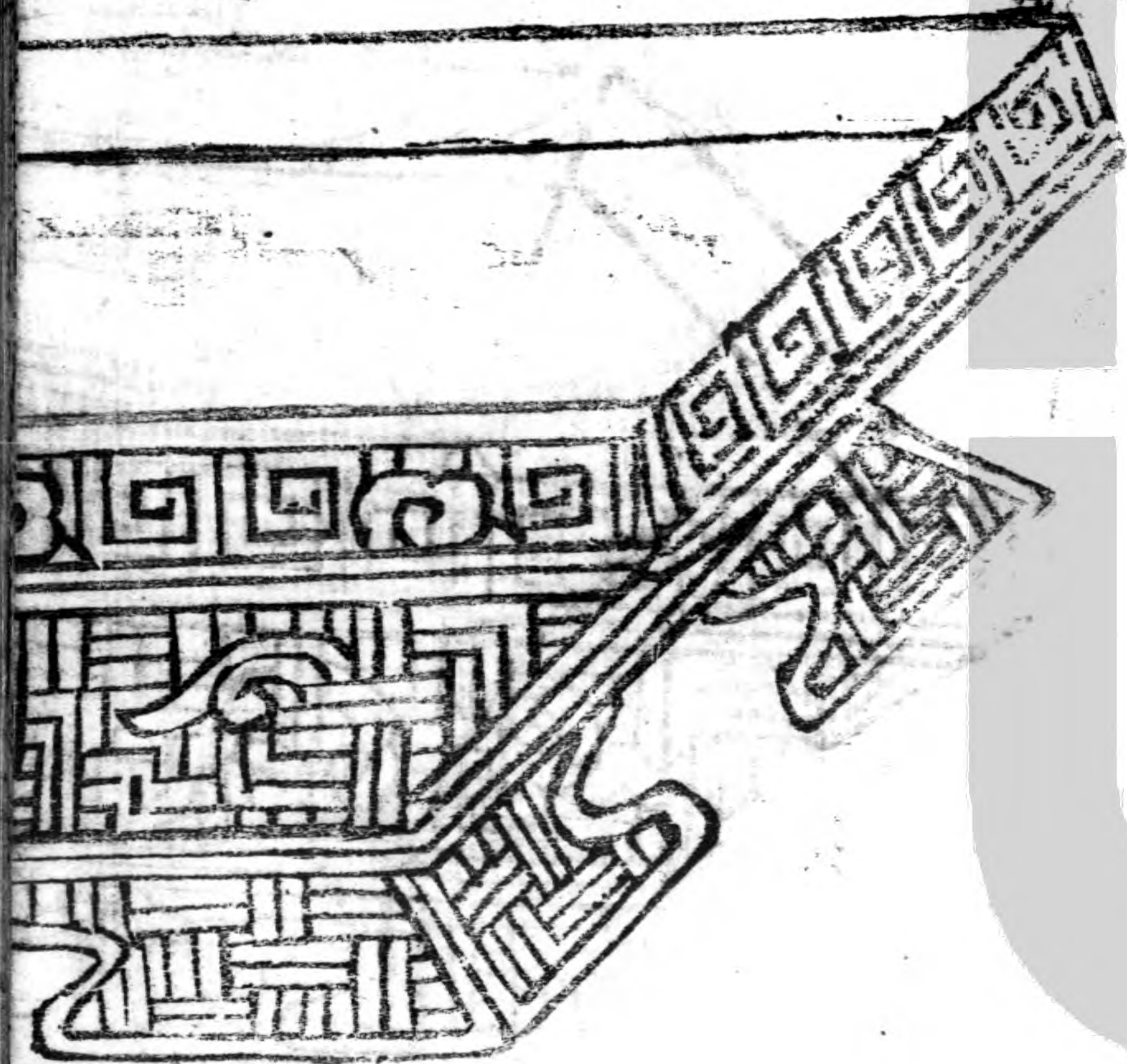
執文志卷五十六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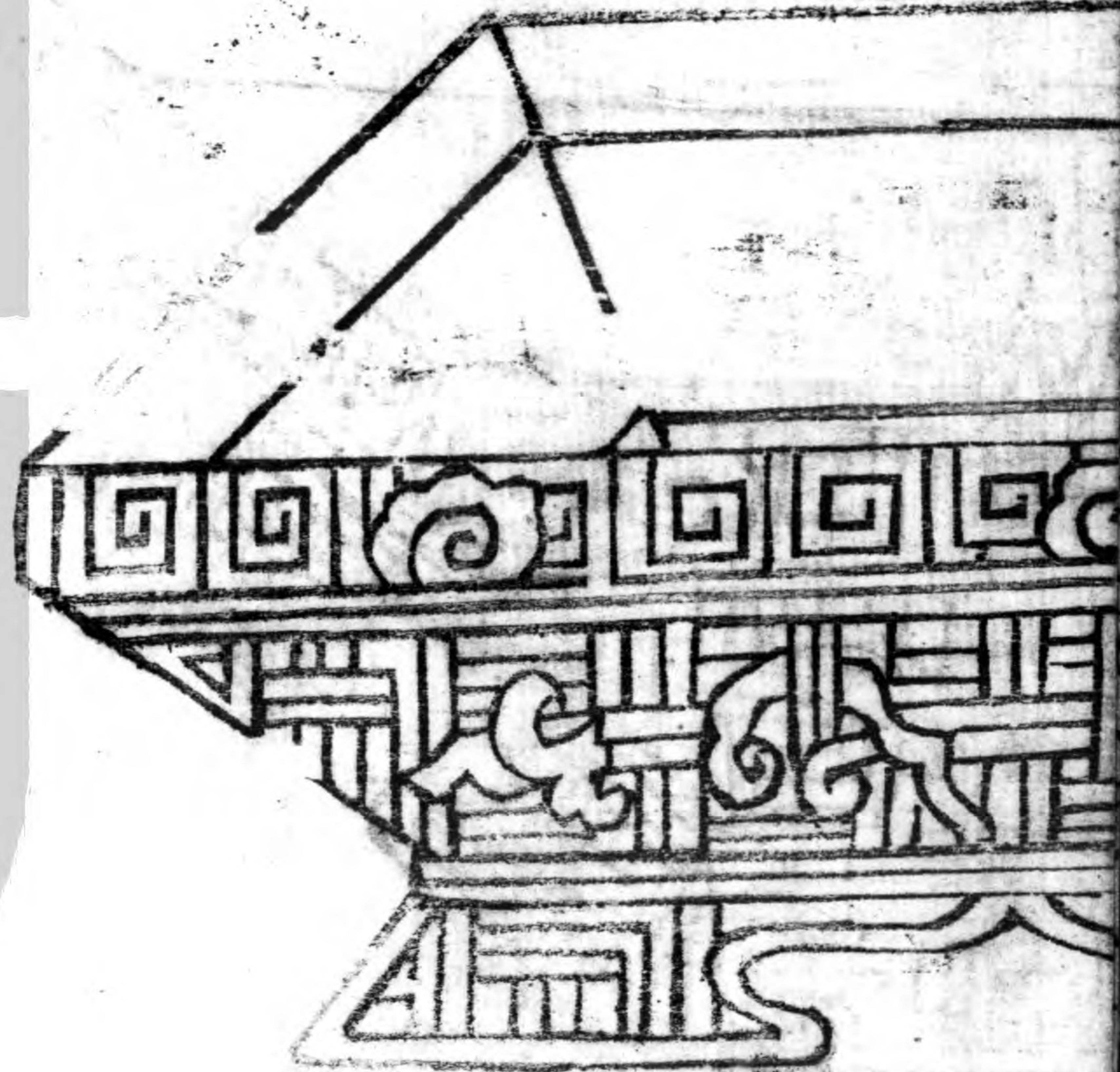
執文志卷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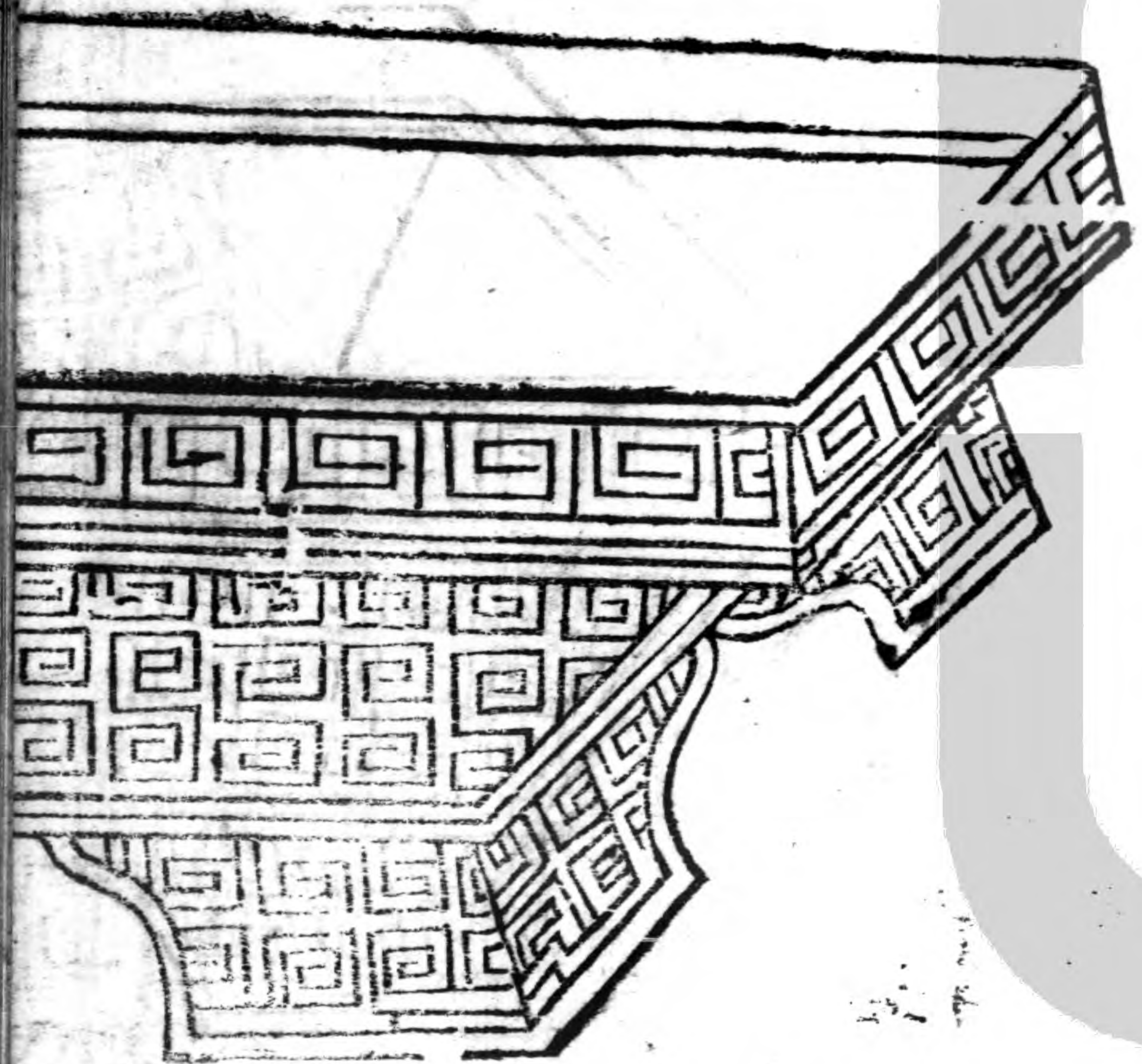
執文志卷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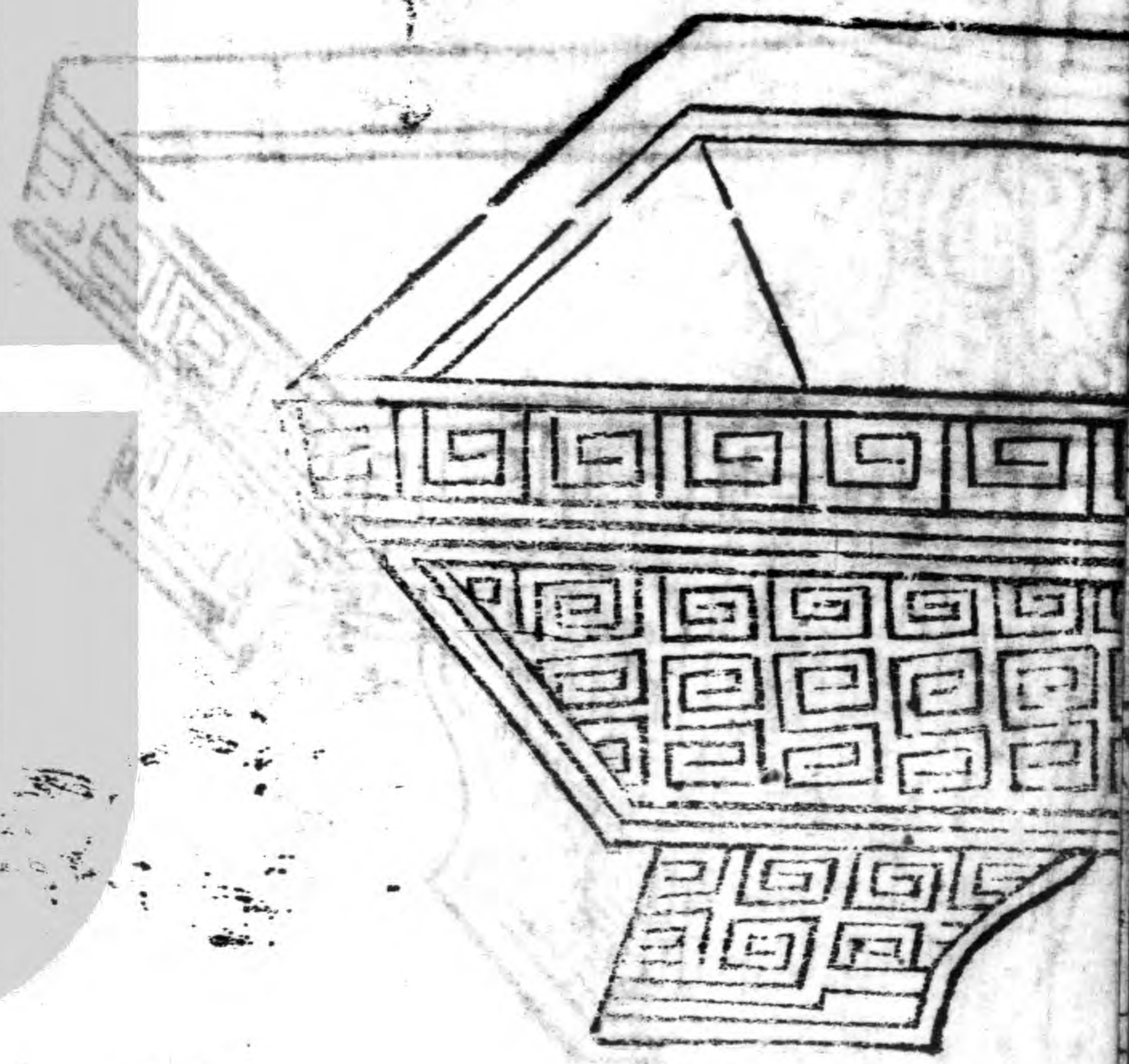
礼文志卷五十六



執文志卷五十六



阮文志卷五十六



秩文志卷五十六



十





小金印一建炎初盧公法原修治羅城後夫得之以獻公因會鄉
 出而薄觀有識其文者曰漢破虜羗侯五字字分作三行漢字居其
 一公以印寄帑紹興十年胡公世將捷於剡家灣張公壽一因取送
 胡公按漢土德故印章以五成此先漢時物但不知封侯者為何人
 又虜羗二字連稱亦史冊所未有疑不能明也

唐鐵券二昭宗以賜陳敬瑄田令孜也券形方如半甃縱長尺餘橫
 廣不及二尺以金為字今在軍資庫但金以剝落無餘字益湯滅間
 有不可識者敬瑄以中和三年十月受賜令孜以四年十一月受賜
 僖宗猶在成都明年僖宗還京師後此八年當景福六年四月二人
 俱為王建所殺據新唐書蓋同日死令孜與敬瑄實斷唐室何功
 之有焉雖冒受此券率不可用天道果昭昭乎券字益就湯滅可惜
 錄其槩左方敬瑄券文承旨樂明龜作唐末之跡令文章其氣象類
 如此也其畧曰意巨鰲者鼎大於滄海斬長鯨者劍倚於青天既立

異勳克膺殊寵李晟免其十死子儀成其九功鎮以金鑄賜其鐵券
後來繼者豈在他人又曰致朕身安由卿忠蓋前封公爵後錫郡王
詢於衆情未愜群望今賜卿鐵券舍卿十死瑄鐵券官宰臣姓名湯
滅不可復識田令孜鐵券文其略曰人臣之績古今莫儔爵位不足
以答元勳竹帛不足以紀大節式遵盛典用表殊庸宣賜駱谷扈從
定難中興社稷功臣仍恕十死宰臣裴澈敬瑄令孜與建罪等耳敬
瑄令孜幸而不成是以建獨曰叛方中和僭敬瑄功時曰子儀曰晟
不得專美於前令孜又自有宦者來無此榮也識者謂墓石猶碣石
爾無用也鐵券其不類是乎使無一卷史書君子何所恃哉

牋紙譜

前人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練帛至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經爲紙
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練稍貴人遂以紙爲便倫宦者也傳多稱其
能然受官掖風旨詔親貴猶宦者能也智足以創物而亦足以殺身

第於文字有切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爲紙而蜀中
盡用蔡倫法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舊
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
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峯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纍纍
不絕示不忘本也思足以及數十百家雖千載猶不忘如此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
者視他方爲重厚允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
支流爲一皆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爲業者家其扇錦江
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
江扇鑿白爲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
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研則爲布紋爲綾綺爲人物花木爲蟲鳥
爲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帥厚師厚

創牋樣以便書尺俗目以為名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郎曰官寓蜀而率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上族不侔客有竊與之宴語時羣中令臯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為之改觀其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臯至李德裕允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祐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鷄坊初吟詩樓復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為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錄淺雲即十色也揚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尔偽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霞光牋五百幅霞光彩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

胆脂染色最為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更梅濤則色取萎黃尤鮮致遠公以為恨一時把玩固不為久計也濤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身為妓章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焉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歛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濤固行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

紙固多品皆玉板表光之苗裔也近年有百韻牋則合以兩色材為之其橫視常紙長三之二可以寫詩百韻故云人便其縱闊可以放筆快書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倍者連四一名曰船牋又有青白牋背青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牋又半之做姑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牋皆印金銀花於上承平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為之然姑蘇紙多布紋而假蘇版皆羅紋惟紙骨柔薄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蘇牋也

蜀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牋蓋以其遠隔難

致然微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輕細客敗至成都亦番視川牋
價幾三倍范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省公帑費甚多且憚蜀諸司及
州縣緘牘必用微池紙范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一則不敢輕
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
樣製也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曰
冷金牋以供泛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
皮爲之其視浣花牋紙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
于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
清水造於龍溪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
輕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倣微池法作勝池紙亦可用
但未甚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

無有也而以爲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
名小灰紙

蜀錦譜

前人

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雙
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
等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始建錦
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織造置官以涖之創樓于前以爲積
藏待發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爲之記其畧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
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
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蒨之類以斤
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
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土貢錦曰官告錦
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爲六百九十疋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

全蜀私... 務上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綾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苑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真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紋之工轉而衣被惟髻缺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即舊廉訪司潔已堂躬錦院悉聚機石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併府治錦院為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既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于篇俾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 即成都府錦院

上貢錦二疋花樣

八答暈錦

官告錦四百疋花樣

盤球錦

簇四金鵬錦

葵花錦

六答暈錦

天下樂錦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疋花樣

簇四金鵬錦

天下樂錦

廣西錦二百疋花樣

真紅錦一百疋

大窠獅子錦

雙窠雲鴈錦

青綠錦一百疋

宜男百花錦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

八答暈錦

翠池獅子錦

雲鴈錦

八答暈錦

大窠馬打球錦

宜男百花錦

青綠雲鴈錦

茶馬司須知
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

皂大被

皂中被

四色中被

瑪瑙錦

紋州

真紅大被褥

真紅單椅背

南平軍

真紅大被褥

皂大被褥

文州

犒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青綠瑞草雲鶴錦

真紅宜男百花錦

真紅雪花球露錦

真紅水林檎錦

鵝黃水林禽錦

紫皂段子

真紅天馬錦

真紅飛魚錦

真紅聚八仙錦

真紅六金魚錦

緋大被

緋中被

七八行錦

真紅雙連椅背

真紅雙窠錦

青大被褥

青綠如意牡丹錦

真紅穿花鳳錦

真紅櫻桃錦

秦州細法真紅錦

秦州中法真紅錦

秦州鹿法真紅錦

真紅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錦

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紀錦裙附錄

唐陸龜蒙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曰余話上元凡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蜀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有鶴二十勢如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草蘆葦右有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鶴相等一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

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瑣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虹

流煙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

粉^集畫^作塗染整緹環珮雲隱涯岬濃澹霏拂靄抑冥密始知不可辨別

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繪緝緻柔美又不可狀

也裏用繒絲下製綫尚如舊兩房皆解散蓋坵滅零落僅存此故耳

縱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裾者復何

人焉曰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焉

慎按羅泌國名記云書云胤之舞衣胤夏諸侯國今利之胤山

乾德三年曰平蜀天寶元年曰胤山出舞衣今川錦也由是考

之蜀錦之名遐而尚矣

天彭牡丹譜

宋陸游

牡丹在中州洛陽為第一在蜀天彭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時永安院有僧種花最盛俗謂之牡丹院春時賞花

者多集于此其後花稍衰人亦不復至崇寧中州民宋氏張氏蔡氏
宣和中石子難揚氏皆嘗買洛中新花以歸自是洛花散於人間花
戶始盛皆以接花為業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養花而天彭之花
遂冠兩川今惟三并李氏劉村母氏城中蘇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
有餘力治亭館以故最得名至花戶連畛相望莫得其姓氏也天彭
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橋上下花尤超絕由沙橋至棚口崇寧之間
亦多佳品自城東抵濠陽則絕少矣大抵花品近百種然著者不過
四十而紅花最多紫花黃花白花各不過數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
狀元紅至歐碧以類次第之所未詳者姑列其名於後以待好事者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燕脂樓
玉霄樓 金霄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廣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西施 迎日紅 彩霞 豐羅

勝疊羅

瑞露蟬

留花

大千葉

小千葉

右二十一品紅花

紫繡球

乾道紫

發墨紫

葛巾紫

福巖紫

右五品紫花

禁苑黃

慶雲黃

青心黃

黃氣球

右四品黃花

玉樓子

劉師哥

玉慶盆

右三品白花

歐碧

右碧花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探春紅

米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鵝毛

粉我毛

蹙金毬

間綠樓

銀絲樓

六對蟬

洛陽春

海棠春

膩玉紅

內人嬌

朝天紫

陳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斬黃

玉抱肚

勝瓊

白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石三十一品未詳

花釋名

前人

洛花見紀於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載載其著於天彭者彭人為花之多葉者京花單葉者川花近歲尤賤川花貴不復售花之舊裁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花葉咸矣狀元紅者重葉深紅花其色與經紅

潛緋相類而天姿富貴彭人以冠花品多葉者謂之第一架葉少而色稍淺者謂之第二架以其高出眾花之上故名狀元紅或曰舊制進士第一人即賜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祥雲者千葉淺紅花妖豔多態而花葉最多花戶王氏謂此花如朶雲狀故謂之祥雲絡興春者祥雲子花也色淡佇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大抵花戶多種花子以觀其變不獨祥雲耳燕脂樓者深淺相間如燕脂染成重跌累萼狀如樓觀色淺者出於新繫勾氏色深者出於花戶宋氏又有一種色稍下獨勾氏花為別金腰樓玉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黃白間之如金玉色與燕脂樓同類雙頭紅者並帶駢萼色尤鮮明出於花戶宋氏始秘不傳有謝主簿者始得其種今花戶往往有之然養之得地則歲歲皆雙不爾則間年矣此花之絕異者也富貴紅者其花葉圓正而厚色若新染乾者他花皆落獨此抱枝而搞亦花之異者一尺紅者深紅頗近紫色花面大幾尺故以一尺名

之庶胎紅者鶴領紅子花色紅微帶黃上有白點如庶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庶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文公紅者出於西京潞公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政和春者淺粉紅花有絲頭政和中始出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間紅暈狀如酡顏迎日紅與醉西施同類淺紅花中特出深紅花開最早而妖麗奪目故以迎日名之彩霞者其色光麗爛然如霞疊羅者中間瑣碎如疊羅紋勝疊羅者差大於疊羅此三品皆以形而名之瑞露蟬亦粉紅花中抽瑤心如合蟬狀乾花者粉紅花而分蟬旋轉其花亦大千葉小千葉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無碎花小千葉則花華瑣碎故以大小別之此二十一品皆紅花之著者也紫繡毬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間正如繡毬狀亦有起樓者為天彭紫花之別乾道紫色稍淡而暈紅出未十年潑墨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黑如墨歐公記有葉底紫近之葛巾紫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葛巾狀

福巖紫亦重葉紫花其葉少於紫繡毬莫詳所以得名按歐公所紀有玉版白出於福巖院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豈亦出於福巖耶禁苑黃蓋姚黃之別品也其花閑淡高秀可亞姚黃慶雲黃花葉重復郁然輪困以故得名青心黃者其花心正青一本花往往有兩品或正圓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異矣黃氣球者淡黃檀心花葉圓正間背相承數腴可愛玉樓子者白花起樓高標逸韻自然風塵外物劉師哥者白花帶微紅多至數百葉纖妍可愛莫知何以得名玉覆盆者一名玉炊餅蓋圓頭白花也瑤花止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瑤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著大抵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為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為第一紫花以紫繡球為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為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為第一然唐歲益培接新特間出將不特此而已好事者尚屢書之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千本花時自太

守而下往往即花盛處張飲常慢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則易落最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裁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侷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最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房郡蠟帶錫盤房午下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率不能絕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大徑尺夜宴西樓下燭燭與花相映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復兩京王公卿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陰陸游書

牡丹譜

胡元質

大中祥符辛亥春府尹任公中正宴客大慈精舍州民王氏獻一合歡牡丹公即命圖之士庶創觀闋明終日蜀自李唐後未有此花凡圖畫者唯名洛陽花偽蜀王氏號其苑曰宣華權相勳臣競起第宅上下窮極奢麗皆無牡丹惟徐廷瓊聞秦州董成村僧院有牡丹一株遂厚以金帛歷三千里取至蜀植于新宅至孟氏於宣華苑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苑廣政五年牡丹雙開者十黃者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後主宴苑中賞之花至盛矣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淡黃銀黃潔白正暈倒暈金含稜

十葉面徑七八寸有檀心如墨者香聞至五十步蜀平花散落民間小東門外有張百花李百花之號皆培子分根種以求利每一本或獲數萬錢宋景文公祁帥蜀彭州守朱君綽始取楊氏園花凡十品以獻公在蜀四年每花時按其名往取彭州送花遂成故事公於十種花尤愛重錦被堆嘗為之賦蓋它園所無也牡丹之性不利燥濕

彭州白壤既得燥濕之中又土人種蒔偏得法花開有至七百葉面可徑尺以上今品類幾五十種繼又有一種色淡紅枝頭絕大者中書舍人程公厚倅是州目之為祥雲其花結子可種餘花多取單葉花本以千葉花接之千葉花來自落京土人謂之京花單葉時號川花爾景文所作賞別為一編其為朱彭州賦牡丹詩有蹄金點鬢密璋玉鏤跗紅香惜持來遠春應摘後空之句今西樓花數欄花不甚多而彭州所供率下品范公成大時以錢買之始得名花提刑程公沂預會歎曰自離洛陽今始見花爾程公故洛陽人也

海棠記序

沈立

蜀花稱美者有海棠焉然記牒多所不錄蓋恐近代有之何者古今獨棄此而收彼耶嘗聞真宗皇帝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為首章賜近臣唱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出於西州矣因按舉前志惟唐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傑誠不虛美耳近世名儒巨賢發于歌詠清辭麗句往往而得至慶曆中為縣洪雅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得為東道主惜其繁艷為一隅之滯卉為作海棠記叙其大槩及編次諸公詩句于右復率蕪拙作五言百韻詩一章四韻詩一章附于卷末好事者幸無諠焉

海棠記

前人

棠之稱甚衆若詩有救第甘棠又曰有杖之杜又爾雅釋木曰杜甘棠也郭璞注今杜赤棠梨杜赤棠白者棠又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棠實又俗說有地棠棠梨沙棠味如李無核較是數說俱非謂海棠也凡今草木以海為名者西陽雜俎云唐黃皇李德裕嘗言花名中之帶海者悉從海外來故知海搜海柳海石榴海木瓜之類俱無聞於記述豈以多而為稱耶又非多也誠恐近代得之于海外耳又杜子美海棧行云欲栽北辰不可得惟有西域胡僧識若然則黃皇之言不誣矣海棠雖盛稱於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師江淮尤競植之每一本價不

下數十金勝地名園目為佳致而出江南者復稱之曰南海棠大抵相類而花差小色尤深耳棠性多類梨核生者長遲遠十數年方有花都下接花工多以嫩枝附梨而養之則易於生種宜壚壤膏沃之地其根色黃而盤勁其木堅而多節其外白而中赤其枝柔密而脩暢其葉類杜大者縹綠色而小者淺紫色其紅花五出初極紅如臘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矣其蒂長寸餘淡紫於葉間或三萼至五萼為聚而生其蓋如金粟蕊中有鬚三如紫絲其香清酷不蘭不麝其實狀如梨大如櫻桃至秋熟可食其味甘而微酸茲棠之大槩也

糖霜譜

洪邁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脯煎魚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為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所出甘蔗錫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八郡志云榨其蔗汁曝成飲謂之

石蜜本草亦云煉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潘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于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惟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雀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其蔗所狂皆植獨福唐四明番隅廣漢遂寧有糖水而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織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織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所謂崑崙蔗

也紅蔗止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不甚貴杜蔗
綠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取困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
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斃曰蔗碾曰榨斗曰榨林
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豐如假山者為上
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大顆塊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
黃又次之淺白為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
千斤是時所產益奇墻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
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已備具載其說予
采取之以廣聞見

全蜀執文志卷之五十七

譜

錢幣譜

元費著

蜀古用銅錢漢文帝時賜鄧通蜀嚴道銅山鑄錢是也公孫述據蜀
始廢銅錢置鉄官錢百姓貨幣本行其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
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稱白五銖漢貨也言天下當還劉氏後述
雖滅猶用鉄錢以二當銅錢一劉備攻劉璋拔成都士卒皆赴庫藏
取寶貨軍用不足乃鑄錢一當百平諸物價文曰直百南齊永明八
年劉俊啓帝曰今蒙山故嚴道地有古銅坑可以經略帝從之遣使
入蜀鑄錢得千金萬功費多乃止後周得蜀雜用古錢交易隋文帝
時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錢字文輕重如開通元寶之制後王衍
末年改元咸康又鑄咸康錢然不及康舊錢遠甚孟氏廣政間增鑄
鉄錢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錢千其四百為銅六百為鉄逮至末年流

入成都率銅錢十分雜鉄錢一分大盈庫錢往往有鉄錢相混莫辨
 蓋鑄之精工光明與銅錢相類也孟和失國乾德四年知府宮公餘
 慶轉運使沈公義倫奏棟銅錢計綱以發蜀地上行鉄錢以千二百
 易銅錢下文索銅器鑄錢附發仍增鑄銅錢市金上供然失於裁制
 物價滋長鉄錢彌賤至以五十易銅錢一千太平興國四年詔兩稅
 及諸課利錢率十分輸銅錢一分時舊銅錢已竭民騷然以擾北客
 乘時銅錢入蜀以一錢易鉄錢十四大利商賈有以銅錢三五毀發
 古塚別取神像如刑者衆朝廷察知詔仍舊止輸鉄錢人心乃安淳
 化五年詔令兩川以銅鉄錢兼行銅錢一當鉄錢十民頗使之咸平
 三年西京左藏庫使揚允恭言川陝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一今亦鉄
 錢一吏卒俸給雜銅錢一今鉄銅五若交易則鉄錢十為銅錢一且
 饒信之銅積數千萬若舟運自荆達蜀蜀素多銅俾夔益遂各置監
 鼓鑄歲用均給不及十年悉用銅錢議雖未行然自是吏卒俸給改

用卜小鉄錢之一矣景德二年張公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
 裁度嘉邛二州所鑄景德元寶大錢十參用甚便從之三年行用新
 鑄銅錢初益邛嘉眉等州歲鑄鉄錢五十餘萬貫同兩稅課利收市
 物帛上供因李順亂罷鑄僅十年又以兵大耗壞至是鑄大錢民以
 為利大中祥符七年諫議凌公東等請鑄大鉄錢每貫重一十二斤
 十兩以一當十先是蜀中小鉄錢每十當一貿易非便其後別鑄大
 錢貫重二十五斤每一當小錢十三司言民有盜鑄大錢一千範為
 器用鬻錢二千故盜鑄者衆策言錢輕則行者易齎鉄少則鑄者鮮
 利故請改鑄嘉祐中趙公抃任轉使以蜀錢甚多嘉邛州歲科衙前
 以鉄科民以炭頗為煩擾奏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四年裕享赦書
 許之熙寧六年五月轉運司嘉邛州罷鑄錢久民間闕錢乞減半鑄
 與錢引相權從之建炎二年轉運司以鑄錢數多難於流轉造引數
 少其價益高奏乞依嘉祐四年赦文權罷鑄錢十年椿留鼓鑄本錢

稱提引價不待報遂行自是引日益多錢日益銷議者以為恐非經
久相權之制紹興三十一年臣僚奏請復置嘉州二監鼓鑄夾錫錢
詔下制置司總領所商權乃具奏以謂嘉州所用錢係撥於眉州鉄
場其數不多難以復置錢監止就邛州置監鼓鑄經久可行利州紹
興監仍歲鑄大小錢共九萬貫尋報可遂於邛州歲鑄折二錢一萬
貫小錢一萬貫總領所給其費淳熙六年總領李昌圖奏利邛州兩
監所鑄錢官費本錢倍於息且鼓鑄有限而民間鈔銷無窮若不更
革錢重引輕必壞引法乞罷鑄兩監折一小錢比折二錢稍增銖兩
改鑄折三大錢及將崇寧大觀折二大錢並作三行使詔從其請逮
今行之以為利焉

楮幣譜

前人

蜀民以錢重難於轉輸始製楮為券表裏印記隱密題號朱墨間錯
私自參驗書楮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凡過出納李一貫取三

十錢為息其後富民卜六戶主之尋亦資衰不能相償爭訟數起大
中祥符末薛公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不報寇公
城守蜀乞廢交子不用會城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
其利害田若谷議以廢交子為非便請為置務禁民私造條奏甚悉
又詔梓州路提刑王繼明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初詔從之始置
益州交子務時天聖元年十一月也自二年二月為始至三年二月
終凡為交子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其後每界視此數為
準交子舊以二月二十日起界清獻公為記時以遷至七月也熙寧
五年續添造一界其數如前作兩界行使從監官戴蒙之請也每道
初為錢一貫至十貫寶元二年以十分為率其八分每道為錢十貫
其二分每道五貫若一貫至四貫六貫至九貫更不書放熙寧元年
始以六分書造一貫四分書造五百重輕相權易於流轉於是蒙又
請置抄紙院以革偽造之弊引有兩界與官自抄紙皆自蒙始大觀

元年五月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所鑄印凡六曰勅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藍曰經團以朱六印皆飾以花紋紅團背印則以故事監官一負元豐元年增一負掌典十人貼書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鑄匠二人雜役一十二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它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始時置官一負蒞之移寓城西淨衆寺紹熙五年始創抄紙場于寺之旁迄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雜役三十人凡引一界滿納舊易新率千人取錢六十四曰貫頭錢天聖初止三十建炎初增八紹興十一年乃增令數其納換不盡者曰水火不到錢今一界所收併貫頭錢凡一百九十萬道總領所推取以供軍儲所印之數自元豐元年兼放兩界之後紹聖元年增一十五萬元符元年增四十八萬道祖額每界以一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四十為額以交子入契西轉用故也崇寧間用兵陝西開拓境土通行引法以助兵費

元年增二百萬二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二萬五千四年增五百七萬五千大觀元年增五百五十四萬五千六百六十六比至換界以新引一當舊引四引法大壞尋有詔自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許換四十四界止依天聖舊額仍不得越銅錢界建炎二年罷鑄錢復用元符所增之額三年增一百萬紹興元年增六十萬二年增一百四十萬三年增五百萬四年增五百七十萬五年增二百萬六年增六百萬皆以給利夔兩路軍費七年有旨不許泛印八年以邊報急關增三百萬充糴買九年以移屯陝西合給糴本及陝西六路新復州軍衣賜增二百萬增數既多簽書樞密院事樓照奉使陝西奏禁泛料始定著刑章十年以贍軍急關增五百萬十三年以都運司之請增四百萬二十九年以增招軍兵樞密院賞總領所請增一百七十萬詔從之自後累增五百餘萬凡兩界共為錢引四千六百四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紹熙二年有旨將八十三界錢引展一界行使

增印一百九十萬以償總領所允引貫頭水火不到歲以之數慶元三年總領所奏以成都潼川利州三路旱傷制置司減色凡民間租賦乞增印錢引以備對補有餘以充賑濟詔增一百萬速令人合四千九百三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道矣而又偽造竊行足以亂真引日益增錢日益銷子母不能相權然有稱提之法以錢稱提者凡民以錢輸官當折引則出藏緜增價與民市引是也以法稱提者凡民以錢輸官當折引則以一貫二百八十為限是也蓋有錢則有引天聖所印之數視錢以為準者也自軍興增料鑿空為錢天下大計仰給於紙猶幸守和議引之出納有常半歲諸司之庫半流轉於民維持不壞誠者有具在軍旅之際乎

貼 勅 青 紅 年 一 五 書 放 額 數

頭 字 面 圓 限 貫 百

五 花 花 故 花 故 故

行 花 花 故 花 事 事

料 紋 紋 事 紋 背 背

例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分 號 界 年

第十七界 第十七界

辛巳紹興三十一年 癸未隆興元年

至富國財并 利足以生民

金雞捧勅 慶雲捧日

合歡萬歲藤 龍龜負圖

龍龜負圖 寶鼎圖

三耳龍文 苑上苑

吳隱之酌飲貪泉賦詩 馬來西極

王祥孝感躍鯉飛雀 幣薦瑤璧

書放錢引二千

三百七十三萬

六千三百四十貫

文

書放錢引二千

二百七十三萬

六千二百四十貫

第十七界 第三十七界

乙酉乾道元年 丁亥乾道三年

強本而節用 舊法行爲便

正花捧勅 雙龍捧勅

唇樓去滄海 方圓錦地

朽栗紅腐 孟嘗還珠

堯堦奠莢 六入毬路

漢循吏增秩賜金 子罕辭寶

卜式上書獻家財 青錢學士

書放錢引二千

三百七十三萬六

千三百四十貫文

書放錢引二千

二百七十三萬六

千三百四十貫文

書放錢引二千

第四十七界

年五道乾丑巳

源之貨序事

夔右皋左勅捧鳳團

枝荔果衆超逸王

軍三禪階翊明孔葛諸

榴石葉千

械器備王車修王宣周

羽千舞塔兩

書放錢引二千三百七十三萬六千四百貫文

第五十七界

年七道乾卯辛

常經立治善

勅捧重九

環連至紋龜心川

王惠梁見子孟

意如壘壘

修惟穀土木金火水書

三米不外宗唐

書放錢引一千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文

第六十七界

年九道乾巳癸

長舒日國化

勅捧龍雙

花草黃牙龍

原中濤誓楫擊流中逃祖

花平太合百

風南歌以琴之絃五作舜

玟歸老二公太夷伯

書放錢引二千三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文

第七十七界

年二熙淳未乙

商農通幣維

勅捧龍盤

門龍跳魚

衡量度律同

藤歲萬環連

運馬流牛木侯武

築版說傳

書放錢引二千三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文

分界

號年

貼頭五料行例

勅字花紋印

青白花紋印

紅團故事印

年限花紋印

一貫故事背印

五百故事背印

書放額數

第七十八界

丁酉淳熙四年

道御之而王

龍鳳捧勅

纏枝太花

漢高帝捧玉為太后皇壽

勝金鑲甲紋

文王鷄鳴至寢門問安

百姓遮道願借冠袍

書放錢引一千三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文

第七十九界

己亥淳熙六年

國以義為利

金吾捧勅

金枝玉葉花

堯舜垂衣治天下

纏枝金蓮子

周宣王工修車馬備器械

李德裕建籌邊樓

書放錢引二千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文

全蜀藝文志卷之五十八

譜

歲華紀麗譜

元費著

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香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櫛比輕表袷服扶老携幼闐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廣庭且待觀者謂之遨床而謂太守為遨頭宋朝以益州重地嘗謀帥以命宋公祁宰相對曰蜀風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宋朝不從卒遣之公先奉詔修唐書因以書局自隨自成都每宴罷盟款闕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焉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公視之慮有厚薄之嫌訖不服忍冷以歸舊俗傳誇以為談本田公况賞為成都遨樂詩二十一章以紀其實而薛公

此乃全蜀藝文志卷之五十八之內容，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歲華紀麗譜」等字樣。

奎亦作何處春游好詩一十章自號薛春游呂從其俗且欲以易丑
京之舊稱公知開府專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

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遺風也至清獻公為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
掌之蓋權酷之利有餘人樂於為役公帑歲入亡慮千萬貫有奇自
新法頒行酒坊為官所鬻牙校雖得券錢不足自贍乃者議置成都
市易務方游觀時人情懼然咸常歲之半及浣花後始開罷去乃復
朋聚游江今公使錢歲給三萬貫常廩慮不足譬之巨人以狹衾
寢覆趾則露肩擁左則闕右甚可笑也今盤饌比舊從省樂優之給
亦復過殺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昇一隅惠保遠人之意而小
民之鬻者集者但營慕供藉以為養此遊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言
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日元日為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綵幡遊安福寺塔粘之盈柱若鱗次然以為
厭穰懲咸平之亂也塔上燃燈梵唄交作僧徒駢集太守詣塔前

張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

舊名碑學院

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宴

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祁始蓋臨邛周之純善為歌詞嘗作茶
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後因之

五日五門蠶市蓋蠶叢氏始為之俗往往呼為蠶叢太守即門外張
宴

上元節放燈舊記稍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
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于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
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蓋大中承平之餘風
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蜀王子暉時問亦放燈率無定
日宋開寶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歲以為常十四十五
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其欵散
之遲速惟太守意也如繁雜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覺寺為最

又為錢燈會會始於張公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以察姦盜
既罷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詔亭或涵虛亭舊以十七日
今無定日仍就府治專以宴監司也

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即寺為會使民攜農器太守先
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就宴舊出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
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傳為保壽侯誕日出竿橋門即侯祠奠拜次詣淨衆寺
邠國杜丞相祠奠拜畢事會食晚宴大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節初郡人遊賞散在四郊張公詠以為不若聚之為
樂乃以是日出萬里橋為綵舫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
踈小游江蓋指浣花為大游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晚宴于寶
曆寺公為詩有日春游千萬家美人顏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
飄似欲乘煙霞公鐵心石腸乃賦此麗詞或後以為故事清獻公

為記時綵舫至增數倍今不然矣八日觀街藥市早宴大慈寺
設廳晚宴金繩院

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蓋張伯子以是日即此地
上升巫覡賣符於道遊者佩之以宜蠶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
晚宴于萬歲池亭泛舟池中九日觀街藥市早晚宴如二月八日
二十一日出大東門宴海雲山鴻慶寺登衆春閣觀摸石蓋開元
二十三年靈智禪師以是日歸寂邦人敬之入山遊禮因而成俗
山有小池士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于大慈寺之
設廳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蚕市初在小市橋田公以
禱雨而應移於廟前太守先詣諸廟奠拜宴于衆淨寺晚宴大智
院寒食出大東門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設廳曩時寒食太守
先設酒饌于近郊祭鬼物之無依者謂之遥享後置廣仁院以葬
死而無主者乃遣官臨祭之而民間上塚者各曠集于郊外天僖

三年趙公楨嘗開西樓亭榭俾士庶游觀自是每歲寒食闢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于蚕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凡決旬此最府廷遊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即開園踰月而後罷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

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窄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既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沂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舡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事遊賞最為出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給遊人隨所會之數以為斗升之節自公使限錢茲例遂罷以遠民樂太平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隨行公使錢釀酒界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設廳醫人鬻艾道人賣符朱索綵綵長命辟災之物筒飯角黍莫不成在

六月初伏日會監司中伏日會職官以上末伏日會府縣官皆就江瀆廟設廳初文潞公建設廳以伏日為會避暑自是以為常早宴罷泛舟池中復出就廳晚宴觀者臨池張飲盡日為樂趙清獻公使限錢但為初伏會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暮登寺門樓觀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十八日大慈寺散于西蘭盆宴于寺之設廳宴已就華嚴閣下散盆

八月十五日中秋玩月舊宴于西樓望月于錦亭今宴于大慈寺九月九日玉局觀藥市宴監司賓僚于舊宣詔堂晚飲于五門凡三日官為幕帟棚屋以事游觀或云有恍惚遇仙者

冬至節宴于大慈寺後一日早宴金繩寺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至前一日前太守領客出北門石魚橋具樽豆觀樵已乃即天長觀晚宴蓋文潞公始為之後復罷

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鏡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

又 張績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見於此
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
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為五十三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
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
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
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
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據依矣後用代齊毀碑以為砲石方
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項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
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皆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
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冊於碑不言為何體書今

世所傳皆為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之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
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
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認為尚書五十九篇作
傳為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
二百年哉漢建武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
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
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冊於碑則定為隸亦如
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銘典
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策者亦不獨邕也姑識
其末以俟博識之君子

又

字文紹奕

側置給事內翰胡公以道德文章華我國家其經濟事業似唐李文
饒而風節過之方論事上前慷慨激烈動寤淵聽在玉堂鎖闥益據

所學裨贊聖聰訂正國是被寵隆異冠絕在廷公每以天下自任推
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
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
有奇以階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二體石經道字八百一十九並鑲
諸石永貽不朽按范曄史稱蔡邕自書冊使工鐫刻酈道元注水經
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大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邕
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攷之則其書已出於東漢時
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亡耳

漢巴郡太守樊君碑跋

趙明誠

右漢巴郡太守樊君碑云君諱敏字叔達肇祖父戲遺苗后授為堯
種樹舍漆從岐天顧曹甫乃前昌發周室衰微霸伯匡濁晉為韓魏
魯公為揚克曜封邑厥土河東樹漢之際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續
其緒華南西置又云總角好學治毅氏經貫究道度無文不睹於是

國君備禮招請濯冕題詞傑立忠憲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鄉黨見
歸察孝除郎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大將軍碎光知之未京師擾攘雄
狐綏綏冠履同囊封挾長驅卑走枕北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朝
聘七辟外臺常為治中諸部從事又云季世不祥米巫凶瘞姦狡竝
起陷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滂耻復辟司徒道辭不往牧伯劉公表
授巴郡以助義都尉養疾閭里又辟奮義校尉年八十有四歲在汁
洽紀驗期臻奄忽藏形其後有銘最後題建安十年二月上旬造他
漢碑類多刻缺而此碑獨首尾完好故載其大略于此所謂米巫凶
瘞者謂張角也

樊敏碑跋

丘常成都人

此碑相傳為魏受禪碑為世絕出而此乃建安十年所立又在黃初
之前雖暴露中墊而字畫醇古文尚可讀豈非所缺二遠而人缺一
知者歟然而千里缺一聞霖雨之所缺二陽之所暴有獸已倒有一

字已摧而此碑將仆是可憫也余因扶其既倒植其將仆又為屋以庇之庶幾永其傳也崇寧壬午知縣丘常題

樊敏碑跋

程勣眉山

皇上勵精更化以揚祖宗之大烈屬當京師父老流涕太息思欲復見漢官威儀之時而僕仕於廬山天下最處迺得建安十年巴郡太守樊君故碑於荒山榛莽間亟作大屋覆其上表而出之目其額曰巴郡太守樊侯之墓嗚呼碑陰所記崇寧壬午距今五十八年而人之任斯邑者皆吾鄉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豈物之廢興固有數耶紹興己卯眉山程勣懋傳書

跋廬山縣樊敏碑

國朝李一本忠州人

右此碑碣於道周迄今幾千有餘歲矣在宋以前訛為魏受禪碑大明一統志云謂其字文漫滅不可考以故惑於聞見者不為注目予俸激竊祿于茲屢經過焉見其荒於荆榛蝕於莓苔亦謂信然越弘

治己未仲冬因偕門生白應清駱琰陳宣宋萬全等訪古偶憇其下因東篠為帚拂之倏見字畫隱隱而出皆醇古迥異從者進曰此商彝周鼎復出也殆奇遇乎亟為磨洗尋其楮蠟如法摹搨得墨本肯三蓋以防字畫之同異者而考正之然其模糊不可讀者亦過半矣既而歸置軒次遂校以隸本參以衆目就其可識者僅得什之九其疑誤者則傍為點注以俟博右者正焉載攷右文苑所紀樊毅樊安等碑亦靈獻中所作其屬辭比事與此文勢相類或者當時子遷之徒為之也夫文選所集皆秦漢以來古文而此碑獨不見錄古文苑又補文選而作又不見載毋乃此地僻在遐荒而人不見知歟抑感於聞見之似而不及錄歟吁是碑雖不見錄于古幸而名不泐壞延有今日得以附入邑志以永其傳亦奇矣匪徒為斯邑之光實斯文之幸也然則世之為志者苟徒據耳之所托而不博歷以致審焉則雖有石鼓之文其不至於湮沒無聞者幾希矣是月十一日長至蜀

忠南李一本識此以類附不叙時代

何君閣道碑跋

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蜀中近出東漢八分
斯為之首字法方勁古意有餘如瞻冠章甫而衣逢掖者使人起敬
不暇雖敗筆成家未易窺其藩籬也

唐夔州都督府記跋

會昌五年

歐陽脩

余嘗謂唐世人人工書故其名堙沒者不可勝數每與君謨嘆息于
斯也如具靈該繆師愈今人尚不知其姓名况其書乎余以彙錄之
傳僅各得其一爾

後漢文翁石柱記跋

石漢文翁石柱紀云漢初平五年舍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
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處頗有意蓋刑學館廟堂記云按此字
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一字無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

重修杜工部草堂記附

國朝楊廷和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舊居之地也堂屢廢矣輒新之者重其人也子
美出處具在本傳堂之興廢亦各有紀載不復以云今日之舉則巡
撫都御史鍾公蕃倡其議巡按御史姚公祥主其成而鄭公弘協其
謀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吳君廷舉以書與圖來屬予記之蓋翹然而
起臨于官道者為門門之後為祠三楹遺像儼然春秋之所有事焉
者也祠之改作鍾公實委郡僚之于時以公帑無羨餘未遑其他他
日姚公往視之則以為他之不葺又遺後人以卹是其責在我再令
郡中檢括所藏仍以兩巡院所沒入者蓋之藩臬諸公亦各助之十
一於是他不治者並手偕作祠後為書院楹如祠之數屋其左右各
稱是引水為流橫絕其後橋其上以通往來于其前門焉榜曰浣花
深處進于是則草堂也堂故在院之前來遊者雜然謹諱弗嚴也姚
公乃令易置之院後隙地盡以屬之堂而規制益宏矣堂之左右亦

各為屋三楹其東則選釋氏之徒居之以奉祠之香火其西則禮神之器與延賓之具皆貯焉繚以周垣廉隅有截又其東偏為池引橋下之水注其中羨蓮交加魚鳥上下相樂也名花時果雜植垣內盆池楚楚離列其間其外則樹以楹柳像子美之舊也經始於弘治庚申之春斷手於其年之秋財不費而功侈民不勞而事集凡此皆吳君圖之而受之姚公者也夫世稱子美者槩以為詩人愚嘗不滿於是以為詩道之成極於子美而子美之重於人者則不獨詩也唐三百年間文章之士毋慮數十百人而祠于後者僅可指數李白之於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陽之孟亭建州之黎山之類則有知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獨以其詩而已哉蜀自先秦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古今通祀者纔數人若秦之李冰漢之文翁孔明宋之張詠皆以功德流遠比于其堂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而子美徒以爵族困窮之人驟然與之並是誠不獨以其詩也蓋子

烈火為災堂及寺舍並皆焚燹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眈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跋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王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為漢稱首其弟子着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耳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跋漢巴官鐵量銘

此盈色類丹砂魯直石刻二共一日秦刀

右漢巴官鐵量銘云巴官永平七年二百五斤第二十七前代以永

余紹興與京午歲親見之今在

趙明誠

平紀年者凡五漢明帝晉惠帝後魏宣武李密為蜀王建惟明至十八年其他皆無及七年者以此知為明帝時物也此銘王無競見遺

漢王稚子闕銘跋

右漢王稚子闕銘一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其一云漢故兗州刺史洛陽令王君稚子之闕按范曄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溫令而刻石為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則闕銘蓋和帝時立也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跋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法曹陳玉文學太子詹事侍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叙述前世遺跡考究同異大詞古雅甚可喜也

漢車騎將軍馮緄碑跋

右漢車騎將軍馮緄以范曄後漢書考之史云字鴻卿而碑皇卿史

云初舉孝廉七遷至廣漢屬國都尉拜御史中丞順帝未持節揚州

諸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今據碑自舉孝廉至為廣漢屬國

都尉凡十一遷而為中丞與都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為都尉前碑

云討賊時坐迫州縣正法而史不載又云為隴西太守坐問吏辜旬

不分去官以羗駭動為四府所表復家拜隴西太守而史但言遷隴

西太守爾史云為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廷尉太常

拜騎車將軍以碑考之緄為遼東太守以前常為治書侍御史遷尚

書遂為廷尉未嘗拜京兆尹及司隸也史云振旅還京師監軍使者

張敞承官者二日奏緄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

復發策免而碑云臨當受封以謠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

遜位史復拜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

騎將軍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輸左校而碑云表荊州

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晉漢史太原太守劉瑱不宜以重論坐正
法作左校亦皆不合史又云為河南尹時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
為牧人職帝不納拜屯騎將軍復為廷尉卒於官而碑云復廷尉奏
中官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永康元年薨亦當以碑為
正碑又云緄謚曰桓而史亦不載余嘗謂石刻當時所書其名字官
爵不應差誤可信無疑至於善惡大節則當以史氏為據今此傳首
尾顛倒錯謬如此然則史之所載是非褒貶失其實者多矣果可盡
信耶

漢周公禮殿記跋

右漢周公禮殿記者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狹
下闊此記在柱上刻之靈帝初平五年立距今蓋千年矣而字畫完
好可讀當時石刻在者往往糜滅此記託于屋楹乃與金石爭壽亦
異矣記有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史舍二百餘間按華陽國

志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為益州太守不從王莽奔公孫述光
武嘉之疑此記所載即其人也蓋光武建武十年歲次甲午云

漢馮使君墓闕銘跋

右漢馮使君墓闕銘云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史馮使君神
道按後漢書馮緄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而緄碑亦云幽州君之
元子此字在宕渠緄墓前雙石闕上知其為煥闕也

跋東坡先生書

王履道初寮

世學公書者衆矣劔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天牘狎書姿
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
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
未到也

題東坡字後

黃庭堅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每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元祐中鎖試禮部每見過案上締不擇精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齋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譁弄皆有義味直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李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縣中歲喜學顏魯公揚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憤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跋古栢圖

陸游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栢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閔宮者與此略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也淳熙六年龍集己亥六月一日陸某識

跋中和院東坡帖

此一卷皆蘇仲序尚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跋陵陽先生詩草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為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大歇庵詩一章徐師川作而先生手錄之亦足見其無昔人爭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

跋東坡問疾帖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

跋東坡詩草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溟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陸某書于鏡湖下鷗亭

跋三蘇遺文

此書蜀郡呂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為史官得唐安守以歸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

跋東坡書髓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牕手記

跋關著作行記

著作關公出使破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慄莫敢仰視某以孤生起罪籍萬里佐州淺闇滯拙自期且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重也公克歸之明年某以事至臥龍山咸平寺長老惠璉言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因屬某書其末某曰方關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伏不出今公歸臥青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璉方刻其書為不朽計嗟乎足以愧士大夫矣乾道七年七日在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主管學事陸某謹識

跋先氏書巖

元虞集

涼國公勲業聞望著于天下我國家著龜也年七十餘閑居金陵又以文章學問為吾道砥柱其得于天而裕于人何其盛哉讀書巖之記序其源委博瞻考據鄉里晚生後進蓋有不及聞者吾蜀百千年故家舊族若先氏巖者多有之矣安得一表章于大臣元老之手乎然先氏子孫所恃以不朽者不徒在于巖者矣

跋先氏書巖

謝端

端亦蜀人也流離江漢間幾十餘年矣某山某水不知幾何所讀書巖之記始知先氏之有賢子孫矣端今老矣行于四方欲求一畝之居而不可得吾蜀多異人異書何時扁舟泝江而上從書巖嵐光林影之下求其遺書而讀之庶幾補過以希前脩汝礪可尚不吾却也其可感慨也夫

跋宋太史楹銘

皇明獻園

積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右金華宋太史景濂楹銘蓋其引年而歸田里時所作也昔衛武公年九十猶作柳詩以自警即此意歟其門人王紳為予書此予取而讀之悚然若親見太史於前也惕然若親聞太史之言也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意信乎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哉今觀紳文意友蚤有時望誠可謂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者矣然於此銘尤當書紳紳而弗忘則非惟無負於太史亦無負於己之所學也特識數語以歸於某且用以自勗

跋鮮于樞畫諸葛表後

惠園

鮮于太常伯機曾次無滯迹所書漢丞相諸葛公出師二表真墨筆力道勁韻度不凡得妙中之妙與趙松雪相伯仲宜其為世所寶余罷朝每每披閱心目豁然但恐其墨淪紙弊不能久有於天地間因命工勒石以惠來學云時成化十三年五月一日識

跋釣魚城志後

國朝鄒智

予嘗觀天下之大勢矣立國於北者恃黃河之險立國於南者恃長江之險而蜀寔江之上游也敵人有蜀則舟師可自蜀涪江而下而長江之險敵人與我共之矣由此言之守江尤在於守蜀也元南侵而必自蜀始豈非有見於此與冉氏弟兄受知余玠而首畫城釣魚之策王堅張珏且戰且守至死不渝豈非有見於此與向使無釣魚

城則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社豈待崖山而後亡哉
嗚呼當茲城之成也宋無西顧之憂元無東下之路使賈似道能用
汪立信之策陳宜中能文天祥之策下游與上游齊奮內郡與外
郡併力天下事未可知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不平之
憤

牟女打虎賦政榮縣

魏翰知州

粵王化既邈習俗澆薄雖父子兄弟夫婦利害所在不相顧籍甚至
戕恩賊義有難言者余遷守茲郡聽讞之際凡悖倫傷恩者靡不開
其蔽而通其明全其誣用而懼以法然固有心革威懼翻然悔悟者而
倫理尚未見厚訟獄_以未能清豈身教之政有未至而習染之錮未
易新耶僉憲范公追賦_以牟氏打虎救母詩惓惓以牟女之孝為足重
而守令能旌勸為可喜茄公復以職在觀風申諭吾民勿使是女專美
於前公之究心扶持世教弭息訟源不特文字之可稱述而已凡在
吾民獨不思牟一弱女而孝心激烈捍虎救母奮不顧身况壯而為
男子者乎又况讀書明理為大夫者乎

全蜀執文志卷之六十

赤牘

與周益州書

周撫為益州刺史在永和三年凡八則

晉王羲之

足下今年政七十邪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
想復勤加曠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此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去夏得足下致印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

往在都見諸葛顯魯見問蜀中事云成都城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脩令人遠想慨然具示為異聞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令為所在共人有以副此志否令人依依足下具示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為不備悉
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未進少人足耳至
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鄉
在彼登汶傾峨眉而還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已馳於彼矣
知有漢時講堂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
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款因摹取當可得否信具告
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

彼益井火井皆有否足下目見不為秋廣異問

與謝安書

法帖不載蜀中舊有石刻

前人

蜀中山川如峨山夏含霜露校之所聞崑崙之仲也

與某帖

王獻之

益部耆舊傳令送想催驅寫取了慎不可過淹留

米元章釋為益即舊傳耶其矣米風子之

與蕭紀書

梁元帝

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
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常通

與孫叔靜簡

宋蘇軾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
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錄其
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
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
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
常戒至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廼文筆力奇健深增歎伏僕
嘗觀貫休齊已詩尤多兀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

使此二僧為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斬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代
之風雅而已既承厚貺聊奉廣耳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芽
漸老餅餠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若
塵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
千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天幸而先生兩瓢無
恙四拓亦吐芽矣

荅佛印禪師

塵勞衮衮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藜藿之逕而聞警欬之音可勝慰
悅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其蒙恩擢實詞林進陪經幄是
為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重荅佛印

人至承誨示知俶裝聚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泚自愛

與家復禮

復禮眉州人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住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
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黔中與人簡

黃庭堅

傾承惠香極清淡可喜每與範道人同之耳比來絕無香材時時焚
降真甲錢淺俗零霍虛躁非主人深靜不能調制此物耳聞元叔苦
瘡瘍遂平復否焚香何不見寄如王所獻天文惟我能受可以與我
呵呵

荅唐彦道

比因三家作酒皆美以飲客因作三頌謾徃一笑有金甌棕枳二頌
熱倦未暇錄也王廣道有舉茶言行有常可喜人也言欲游富義謁

入關齋款倚公一言為重如何

答從聖使君

此邦茶乃可飲但去城或數日土人不善制度焙多帶煙耳不然亦殊佳今往黔州都濡月兔兩餅施州入香六餅試將焙展嘗都濡在劉氏時貢炮也味殊厚恨此方難得真好事者耳

與曹使君伯達

再拜啓伏承手誨分惠荔子色香動人眼鼻誠與山煙溪露俱來乃知夔峽荔枝已勝嶺南珍香眷與之意無以為論

黔中與人帖十五則并卷臨

庶望頓首竊觀鎮靜足以安夷獠清節足以服吏民郡閣宴閑時與僚佐歌舞以謝江山當亦無不樂時別後未嘗不思英對也齊中小宴歌舞中更得新進否此邦樂籍似皆勝渝瀘微有成都之風也餘井乃有一種大者如李其質味甘脆與常見者絕不類或云黔中

有之西域傳云餘井二種大者生青熟黃小者始終青色蓋信然矣

惠酒殊佳斤燭甚如法弓玃通裙亦精緻併佩玃貺

昨仲牖過此盛稱亞室之秀惠纖穠合度咲語不可忘女功尤妙公

濟來又言作瓠羹極道地故奉麵一石作瓠羹也一嘍

昨日舍弟荷招喚時者煩二姬叙挿大似不識好惡然象眷與之厚

感愧不可言有竹紙乞數十但恐亦竭矣

承惠伊蒲之饌感刻感刻

比辱寵顧匆匆不得款停車馬甚愧得手字承侍奉萬福為慰昨日市中已見蠟梅開者數枝矣惠紫萼金山豆豉皆佳物手寒研凍道謝不能十一

笋甚奇庭堅再拜喜承起居清安閣中小閣皆佳勝東樓碾茶豈作

嫗聞慶耶尚阻叅承千萬珍重

四月十三日庭堅頓首元長元度等書亦是一時之傑但鄙性不甚

悅之若有所譏評則二公方失勢不若不評之兩得也盛暑奉報草
帥悚又悚又

望之去後令弟必將汧國入城其人亦肯調伏成家否無緣會面聊
寄一咲

所喻快一時之語好事者將以為羨談此至言也敬佩玉音服之無
數

承諭小李教問動靜想瑯瑯不見問也一嚶瑯瑯秀慧清歌有出監

之殼比得數新曲恨未得親教耳鄂渚亦有二三子可與娛每至樽

前未嘗不懷清對也王環中時得近履烏否圓通道人諸山之冠也

時請見接清談否

小樂府至今未成蓋數月不作文字如井泥不食徒費并縷耳秋月

晴徹頗得淺對低唱之樂否恨不見小粧常娥爭暉人還奉書章

率八月十六日庭堅頓首德修都監左藏仁親

兩辱垂顧甚惠放逐不齒因廢人事不能奉詣甚愧來辱之意所須

拙字天涼意適或能三二帝門下生輒又取去六卜老人五月揮汗

今實不能辦此想聰明可照察也承晚涼遂行卜萬珍愛象江皆親

舊但盛暑非近筆研時未能作書見者為道此意

來人索索作此所謂草草輟慧中之簾甚愧孫子曰將欲奪之必固

與之此倒用司農印耳

余嘗愛山谷刀筆其蒼古如商彝周鼎其壯健如陣馬風橋不

獨度越當時實能凌跨往昔今茲數帖集中所未載觀夫命辭

醞籍用筆道勁且升菴逼真之臨風骨宛然可不謂之三絕矣

乎反覆展玩弗覺心醉神降隋珠趙璧恐不足為寶矣嗚呼望

厥影孰若觀厥形安得韓參將家藏真跡一寓目邪聞已化去

莫知所在然異物胡能自秘斗間紫氣試於中夜候之容可得
其珍收處也

嘉靖辛丑秋日東阜劉大謨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嘉靖', '辛丑', '秋日', '東阜', '劉大謨', '跋']

全蜀文志卷之六十一

行紀

入蜀記

宋陸游

六日過荆門十二碛皆高崖絕壁斬巖突兀則峽中之嶮可知矣過
碛望五龍及雞籠山峩峩正如夏雲之奇峯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
碛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
亭峽門在唐為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為陝州元豐中即官何洵直
建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
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偏旁不同
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
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
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踈豁法堂之石小

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誦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
歐陽文忠公不以為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詞在事迹難尋楚語
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
至此乃知山下為綠蘿巖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
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為令時有祈雨文在廟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
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晚郡集於
楚塞樓通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
經以為郭景純註爾雅於此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
崩欹壓者有危欲墜者有橫裂者有直圻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
竒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
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
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誼師登三峽洞躡石登二里其險處不可

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入過然陰黑峻險元可畏繚山腹俯
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
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弟
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佑
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
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
永叔但曰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弟
叔向子相姪徹同道人唐履來游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
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乙亥今
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翳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碛
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額絕類而背脊飽
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

冷冷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碛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峰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濟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哲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劔戟齒牙礮碗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封羊醴酒卜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虎聞鼓則出

卜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差栽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着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奇石如靈壁湖口之類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一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

朝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
舟蓋謔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
歐陽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蟆碚黃牛廟詩者蓋在
官時來游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祇吏役鉅細悉經覲其後又云
荒煙下牢戍百仞塞溪漱蝦蟆碚水簾中液勝飲酌亦嘗到黃牛泊
舟聽猿狖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脩椽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
石百丈縈絆極難迴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澗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
峽其傍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獅
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
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舟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為石所損急遣人往拯
之僅不至沉然銳石穿船抵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

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

亦多銳石故為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肩利以
至此可為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
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盃長二尺下有二足至泉
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盃背上去大抵峽中負物率
背背又多婦人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之長跪
以獻木嫁者率為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
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南廟新脩未畢有一
碑前進上曾華旦撰言因山崩石壅成此難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
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外郎趙誠聞于朝疏鑿
之用工八十日而難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而
後通然難害至今未能悉去者葉十二月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

併力盡鑿去鏡石然難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買賣
必搖沮此役否則賂石工以為石不可去須斲以必行乃可成又舟
之所以敗皆失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懲創二
者皆不可不請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治遂易舟離新灘過
白狗峽泊舟輿山口有輿遊玉虛洞去江岬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
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小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
至魚洞門小纜表文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宮
殿中有石成幢蓋檣旗芝草竹笋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
不逼真其絕異者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巖寶
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峯巖起題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此
本末云唐天寶中猶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炬然月
如畫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公通判左朝奉郎陳端
身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為州纔三四
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前即人鮮壅城中無尺寸土灘聲常如暴風雨
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
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注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
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駘乃云在枝江縣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渚确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
秋夏二料麥粟粃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闊而輕於上灘為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玉宅在秭歸縣之東
今為酒家舊有石刻宋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
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峽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

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瑀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
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荆南判官孫光憲為知歸州高從讓
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
歸峽皆隸荆渚也殿前有栢數百年物觀下即叱灘亂石無數飯于
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難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
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繞百餘戶自令解而下皆
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栲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
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冠萊公詞堂發秋風亭臨江山是日重陰
微雪天氣颼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栢
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栢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
仄下幽奇絕境群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百年物攔
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賤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為慈溪奔流與江會

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
縣解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為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
而關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
所不可至然髮鬚者有攔指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
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饑饉泊疲石
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疑去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
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挿江中議者謂大華衡廬皆
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為纖麗奇
峭宜為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
峯頂上峯頂上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
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

頽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徘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幽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群鳥幸昨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鳥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黠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摧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庶幾來

二十四口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携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鏡似半壘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解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游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堙沒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

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跌陷入地碑頽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脯後至大溪口舟出羨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溪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

視天如足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罇人大

呼於旁則泉出巖罅唧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

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灩澦堆堆碎石

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

入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立庭中

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

為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

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為州

倉而州治在宮西北其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

全蜀文志卷之六十一
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
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
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全蜀文志卷之六十二

行紀

吳船錄

宋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五月戊辰離成都泊舟合江亭下合江者乃
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于此下新津綠野平
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梅甚多蜀人入吳者皆
從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
此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為吳人設余
在郡時過此橋輒為之慨然六月己巳朔發家屬舟下眉州彭山縣
泊單騎轉城過東北門又轉而西自侍郎堤西行走岷山道中五十
里至卑觀者塞途嚴粧盛飾幣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庚午
至永康軍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
辛未登城西樓其下後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玉壘關將至青城當再

渡繩橋長百二十丈分為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竹笆攢
立大木數十于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挂橋于半空
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曬網染家涼綵帛之狀又須捨
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者失色郡人云稍遷數里有白石
渡可以船濟然極湍險也晚至青城山曰寶仙九室洞天夜宿丈人
觀觀丈人峯下五峯峻峙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岩腹丈人自唐以來
號五岳丈人儲福定命真君傳記畧云姓甯名封黃帝同時帝從問
龍躡飛行之道本朝賜名會慶建福宮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
至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挿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墻堵
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對大面山
一上六十里有夷坦曰芙蓉坪道人于彼種芎非留旬日不可登且
涉入夷界雖羽衣輩亦罕到山雪山在西域去此不知幾里而瞭然
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遊真天下偉觀哉夜有燈出四山以千

百數謂之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
或謂草木之靈者亦有光或又以謂神龍山鬼所作其深信者以謂
仙聖之所設化也甲戌下五里復至丈人觀二十里早頓長生觀范
長生得道處也乙亥十五里發青城縣丙子二十里早頓周家莊十
里至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汎之繫纜脩竹古
木間景物甚野為西州勝處湖中多小菱菱至此始見之丁丑三十
里早頓江原縣四十里宿新津縣成都及比郡送客畢會邑中借店
僦舍皆滿市人以為盛成都萬里橋下之江與岷江合派于此戊寅
為送客住一日飯罷發遣令各歸留者尚十五六已卯以小舟至彭
山與家屬船會即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即坡黎江也冬時水色
如此方夏潦怒濤漲皆黃流耳辛巳朝送客燕于眉館與叙別壬午
發眉州六十里午後至中巖號西州林泉最佳處相傳為第五羅漢
諾矩那道場又為老慈姥龍所居凡五里至慈姥岩前即寺也甲申

早出山至嘉定日未晡自眉至嘉百二十里中岩其半塗也乙酉泊嘉定壬寅食後發嘉州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中稱尊者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者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瞞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瞞或從其俗云癸卯發王波渡四十里至羅護鎮百里至犍為縣過縣二十里至下埧宿甲辰發下埧百里至叙州宣化縣百二十里至叙州纔亭午敘古戎州也山谷謫居在小寺中號大死菴後人遂作祠堂乙巳發敘州十五里南廣江來合大江通百二十里至南溪縣四十里至瀘州江安縣百二十里至瀘州方申時近城有渡瀘亭不知諸葛孔明的從何處渡或云叙州正對馬湖江馬湖夷入諸夷路當自彼渡也戊申發瀘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己酉發合江二百四十里至恭州江津縣二十里過漁洞宿泥培村庚戌發泥培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

益陋矣辛亥發恭州嘉陵江江自利閘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溫縣蒲氏墨舊出此縣大韶死久矣其骸猶賣墨不復能大佳亦以價賤故也七十里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洶湧如屋不可稍船過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怒濤水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見清江涪雖不與蕃部雜居舊亦夷俗踈為四人者謂華人巴人及稟君與盤瓠之種也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鄧都縣遊仙都觀數十里至竹平宿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百十里至萬州宿甲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達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岩四十里至雲安軍又十餘里風作水湧泊舟宿乙卯行百四十里至夔州余前年入蜀以重午至夔魚復方漲八陣在水中央今來水更過之六十四絕不復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性大惡飲輒生癭婦人尤多前過此時婢子輩汲江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再宿項頸腫起十餘人悉然至西川月

餘方漸消散丙辰泊夔州早遣視瞿塘水僅能漫艷頰之頂盤渦狀
出其上謂之艷頰撒髮人云如馬尚不可下况撒髮邪是夜水忽驟
漲滄及排亭及明走視艷頰則已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僥倖入峽而
變人猶難之丁巳水漲未已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塘口水平如席
獨艷頰之頂猶渦紋澆滄舟拂其上以過推櫓者皆汗手死心面無
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蓋皆神驚余已在舟
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據胡奈坐抬頭處任其盪兀每一舟入峽
數里後舟方續發水勢怒急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帥司遣卒執一
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則簸旗以招後船舊圖云艷頰大如
襍瞿塘不可觸艷頰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此俗傳艷頰大如象瞿塘
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甚詳峽中兩岩高若峻壁斧鑿之
痕皴皺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東江驟起水勢不能平余來此
水勢適平俗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滄沒草木謂之青草齊觀者難

之上水寬少浪可以犯之余之來此水未能盡漫草木但名草根亦
亦不可涉然犯難而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亦差
遠夔峽之險矣七十里至夾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漲艷頰恰在
船底故可下夔峽巫峽則不能却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
丈同行者皆有喜色戊午乘水退下巫峽灘龍稠險湍流洄狀其危
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峯俱在北岸前
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峯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所謂陽臺高
唐觀人云在耒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
後世不察一切以見女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瑤姬西王母之
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
額曰凝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迓數里外船過亦送數里上人
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扁掀舞不當一葉或為渦
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招竿叫呼力爭以出渦二十里過歸州巴東

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叱難其險又過東奔連接新城下
大灘曰人鮪甕已未泊歸州八月戊辰朔發歸州二里至白狗灘三
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
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峯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
迹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
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埧出峽舟至是皆相慶如更
生舟師篙工皆有犒賜已已發平善埧三十里至陝州

全蜀執文志卷之六十三

行紀

峨眉山行紀

范成大

峨眉有三山為一列曰大峨眉中峨眉小峨眉昔傳有遊者今不
後有路惟大峨一山其高摩霄為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
郡城出西門濟燕渡水洶湧甚險此即雅州江自源自雋州邛部合
大渡河穿夷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壬辰早發蘇稽午過符文
鎮兩鎮市井繁選類壯懸符文出布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
素手者民皆束艾蒿于門燃之發煙意者熏袂穢氣以為候迎之禮
午後至峨眉縣宿癸巳發峨眉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
水莊蜀村店十二里龍神堂自是礧谷春淙林樾雄深小憇華嚴院
過青竹橋峨眉新觀路口梅樹埡兩龍堂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
環十數峯繞之背倚白崖峯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

真尊者庵入迹罕至孫思邈隱於峨眉茂真在時常與孫相呼相應於此云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亂山如屏簇有兩山相對各有一溪出焉並流至橋下石壑深數十丈窈然沉碧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峯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為一似投大壑淵渟凝湛散為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水色翹壁與石色相得如鋪翠錦非摹寫可具朝日照之前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以為大士小現也牛心寺三藏師繼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闔溪上攬得其一上有眉目以為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溪自是登危磴過菩薩閣當道有榜曰天下大峨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至此步步皆峻阪四十餘里然始是登峯頂之山脚耳甲午泊白水寺大雨不可登山謁普賢大士銅像國初敕成都所鑄有太宗仁宗真宗三朝所賜御製御書百餘卷七寶冠金塔架裝金銀餅鉢奩爐匙筴果壘銅鐘鼓鑼磬蠟茶塔芝草之屬又有崇寧中宮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幡等物甚多內仁宗所賜紅羅紫繡袈裟上有御書發願文曰佛法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雨順時干戈永息人民安樂子孫昌盛一切衆生同登彼岸嘉祐七年十月十七日福寧殿御札記次至經藏亦朝廷遣尚方工作也正面為樓閣兩傍小樓使之釘校皆以踰石極備奇靡相傳紀用京師端門之制經書造於成都用碧礪紙銷銀書之卷首悉有銷金圖畫各圖一卷之事經兼織輪相鈴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繁花縹葉之中今不復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此佛鑄甚朴拙是日設供且禱于大士丐三日好晴以登山乙未大霽遂登上峯自此登峯頂光相寺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里又無復蹊蹻斫木作長梯釘巖壁緣之而上意天下登山險峻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輜強登以山丁三十三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中梯輜

藏

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點心山言峻甚足膝點於曾云過茅亭嘴石子雷大小深坑駱馳嶺簇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客則寺僧先遣人煮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峯門羅漢店大小扶擗錯喜歡木皮里胡孫梯雷洞平凡言平者差可以託足之處也雷洞者路左深崖萬仞蹬道缺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相傳下有淵水神龍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于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髻履之類以振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北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莪之上凡草木禽虫悉非世間所有者昔固傳聞今親驗之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爛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尤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

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髮挂木上垂至地長數尺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平過思佛亭軟草平洗脚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數十間無人居中間有普賢小殿以郊初登山至此已申後初衣暑絳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最寒比及山頂函挾纒兩重又如毳衲駝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氈靴猶凜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煮米不成飯俱碎如砂粒萬古冰霜之汁不能熟物余前知之自山下携水一缶來財自足也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已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遂巡忽雲出巖下傍谷即中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旣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一盃

茶頃光沒而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橫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詔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瀾銀晃曜暑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蕃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絕之觀真冠平生矣復詣巖致禱俄氛霧四起泯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兜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員光偃臥平雲之上外暈二重每重有青黃紅綠之色光之正中虛明凝湛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虛明之處毫髮無隱一如對境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傍人

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沒前山風起雲馳風雪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橫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巖巒草木皆鮮妍絢藉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則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西左顧雷洞山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頃更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與巖正相直色狀俱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吳江垂虹而兩紀各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沒同登峯頂者幕客簡世傑伯雋揚光商卿周傑德萬進士虞楄子建及家弟成績今日復有同年揚孫伯勉幕客李嘉謀良仲自夾江來甫至而光現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嶮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縋輿後梯下輿夫雖着脚既嶮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締絡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幕客范譽季申郭明復

中行揚輔勳皆自漢嘉來會而不及余於峯頂食後同遊黑水過
虎溪橋奔流激湍大略似雙溪而小不及始開山僧自白水尋勝至
此溪漲不可渡有虎蹲伏其傍因遂跨之亂流濟故以名溪黑白
二水皆以石色得名黑水前對月峯棟宇清潔宿寺中東閣秋七月
戊戌朔離黑水復過白水寺前渡雙溪橋入牛心寺雨後斷路白雲
峽水方漲碧流白石照入肺肝如層冰積雪中藍輿不行峽淺處以
入寺飛濤濺沫襟裾皆濡境過清毛髮盡竦寺對青蓮峯有白雲青
蓮二閣最佳牛心本孫思邈隱居相傳時出諸山寺中人數見之小
說亦載招僧誦經施與金錢正此山故事有孫仙煉丹竈在峯頂又
洵朱泉在白雲峽最深處去寺數里水深不可涉獨訪丹竈傍多奇
石祠堂後一石尤佳可以箕踞宴坐名玩丹石寺有唐畫羅漢一板
筆跡超妙眉目津津欲與人語成都古畫浮屠像最多以余所見皆
出此下蜀畫胡僧惟盧楞如之筆為第一今見此板乃知楞如源流

所自餘十五板亡之矣此寺即繼業三藏所作業姓王氏耀州人隸
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
葉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
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見錄于此
以備國史之闕業自階州塞西行由靈武西梁其肅瓜沙等州入伊
吳元用此吳字高昌焉至于闐疎勒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
大葱嶺雪山至伽濕彌羅國西登大山有隆嵒太子按崖飼虎遂于
健陀羅國謂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沱波國及左欄陀羅國有二寺又
西過四大洲至大曲女城南臨滔牟河北背洹河塔廟甚多而無僧
尼又西二程有寶塔故基又西至波羅柰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洹
河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塔廟佛蹟最夥業自云別有傳記今不
傳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圖自鹿野苑西至摩羯提國館
於漢寺寺多租入八刹隸焉僧徒往來如歸南與杖林山相直巍峩

巋然山北有優波拘多石室及塔廟故基西南百里孤山名雞足三
 峯云是迦葉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
 在其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州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
 南五里至佛若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葉村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
 北門外有師子國迦藍又北五里至迦耶城又北十里至迦耶山云
 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
 里至骨磨城業館於蝦羅寺謂之南印士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
 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
 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絕壑登山頂有大塔廟云是七
 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木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峯云是佛說
 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
 及迦蘭陀竹園故迹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温湯之西有平地直
 南登山腹有畢鉢羅菴業止其中誦經百日而去窟西復有阿難證

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
 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陀寺寺之
 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巖
 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五里至伽濕彌羅寺寺南
 距漢寺八里許白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鴿
 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有花氏城育王故
 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文那城及
 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
 由故道自此入階州太祖已晏駕太宗即位業詣闕進所得梵夾舍
 利等詔擇名山脩習登峨眉北望牛心衆峯環翊遂作菴居已而為
 寺業年八十四而終出牛心復過中峯之前入新峨眉觀自觀前山
 開新路極峻斗下冒雨以遊龍門竭蹙數里歛至一處澗溪自兩山
 石門中湧出是為龍門峽也以一葉舟棹入石門兩岸千丈巖壁色

如碧玉刻削光潤入峽千餘丈有兩瀑布各出一巖頂相對飛下嵌
根有盤石承之激為飛雨濺沫峽身過其前衣皆沾灑透濕又數丈
半巖有圓龕去水可二丈以木梯升之即龍洞也峽中絳碧無底石
寒水清非復人世舟行數十步石磴益峻水益湍函回棹舟人云前
去更奇以雨大作加飛瀑沾濡暑肌起粟骨驚神懣凜乎其不可以
久留也昔嘗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前日過之真奇綺及至龍
門則雙溪又在下風蓋天下峽泉之勝當以龍門為第一要之遊者
自知未之遊者必以余言為過然其路嶮絕亂石當道將至峽必捨
輿躡草履經營頭步於槎牙兀臬中方至峽口蓋大峨峯頂天下絕
觀蜀人固自罕遊而龍門又勝絕於山間遊峨眉者亦罕能到非好
奇喜事志勞苦而不憚疾病者不能至焉復尋大路出山初夜始至
縣中己亥發峨眉晚至嘉州

全蜀藝文志卷之六十四

行紀題名

餘記

簡版附

胸臆縣鈴記

漢扶嘉

前漢扶嘉胸臆人也初嘉母於湯溪側遇龍後生嘉巧發
奇中高祖為漢王與嘉相遇獻定三秦策高祖以其志在
扶翊賜姓扶氏為廷尉臨終有言去去今刻于石

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益井

蜀張飛

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于八濠立馬勒石

新都縣真多山題名

王方平采藥此山童子歌玉鑪三澗雪信宿乃行

鶴鳴山銘記

李膺益州記

張道陵為蝮蛇所吸門人以為登仙矣

眉山象耳山題名舊有石刻今亡

唐李白

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禁袖疑如濯魄於水壺也李白書

渠州冲相寺題名

崔塗

中原黃賊扇亂前進士崔塗避地于渠州春日獨遊冲相寺由此登眺翌日此歸

赤水縣龍多山唐人刻字在今合州

此山高明窈深變態萬狀下視涪水如帶烟雲出沒山之偉觀也

沅溪縣鐵冠仙人鈴記

大洲連小洲此地出公侯

黎州西林寺壁間題

回道人日行一千五百里謁全菴上人不遇而去

摩圍山唐人石刻土人謂天曰圍

巴黔路途閣遠亦無館舍凡至宿泊多倚溪崑硤水造食鑽木出火

嘉州舊市鎮石闕九字

李德裕

唐李德裕領重兵過此

峨眉山普賢殿簡板

宋太宗

天真皇人論道之地楚狂接輿隱迹之鄉

閬中台星巖題名

司馬池

本路運使司馬池天聖九年遊台星巖司馬光捧硯

下崑行記

蘇軾

子瞻子由與係師至此院僧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香山寺行記

黃庭堅

太守高仲本率南昌黃魯直墊江譚處道同來遠水喬木僧房高下景物清絕為夔路第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申微雨中來庭堅書

卧龍行記

前人

天水張茂先世京南昌黃庭堅魯直弟叔向嗣直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思順開法席於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爲金碧新雨晚晴同登中閣觀白鹽之崇岷想杜少陵之風流歎大雅之不作裴回久之魯直書

石笋上行記

江通濟道呂珣東玉黃庭堅魯直同來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臥龍行記

劉均國

穎川劉均國邀古雍李紹隆雒陽邢仲時陽翟衛師房黃山韓次阮游臥龍山成平院歸至天寧寺謁長老忍禪師建炎四年十月晦日均國之子瓌侍涪翁以文學名世學徐浩書而婉美一時名士之遊者皆文義卓然間有得其筆法之妙者涪翁死三十年矣今人見其翰墨及從之遊者莫不欣然景慕之都運徽猷久從涪翁遊而文學翰墨皆造其妙步趨之相若模範之相承譽望之相繼輝映炳耀卓乎其能肖也後之人亦未知涪翁之賢請觀於公可知矣苟有未公之賢請觀於涪翁矣樂是師友之道光華之因書予留題之後建炎五年正月日門生從政郎夔州奉節縣令主管勸農公事王行謹跋

龍脊灘留題

馮時行

建炎戊申正月上巳日判官李造道司戶趙執權知縣毋丘元望縣尉馮當可陪郡侯謁武烈公祠遂泛江而下散步此磧老杜詩云元日逢人日未有不陰時議者謂天寶之季此詩盡之今日天宇清明江國熙然太平之期指日可俟又獲與諸公偕遊所謂人日也馮當可書

香積院行記

蔡懌

東萊蔡懌樂道出師瀘南子興雅侍行兄郡守惇元道弟安度子憲案松年姪興宗伯世興詩仲志興禮仲圭興邦嘉言頴川趙昌弼子

俊作别于此建炎戊申四月九日

祥雲寺行記

劉昉

紹興戊申正月中幹出郊勸耕至東屯因落少陵故居祠堂之成聞祥雲寺之後有瑞石歸路就往觀之策杖行山澗亂石間踰里許石果異也事無大小必先難而後獲是日自東屯還過瞿唐已將暮任賓僚之去留其同至者趙沂詠道文定國公才鄧高叔誼王鼎子沂李驥元駭家茂秀實張聿述之朱齊卿醇甫李宗臣元慶揚譽時美真勝賞也劉昉方明書

報恩寺行記

唐文若

紹興歲丙子七月峽中久不雨秋暑熾甚已已悔連夕露霈水復天張余繫舟漢中杖策同二子絡轡乘遊道人定觀迎謁欣然乃漢中舊職憇食方丈登佛牙閣愛其江山鮮明草木秀潤頓失三峽之陋寺本晉鐵佛院距今八百禩屢易而不廢良有以也聞方丈法堂輪

藏皆創建始事者曉公禪師曰道隆曰永璘嗣成之三傳餘世載今碧鼎新觀嘗相其事至是欲余為記惜方行役未暇也曉隆實傳法師資而璘觀及曉皆漢中人鐵佛像以中更神霄徙他所觀主寺事既脩三門方營建東西挾閣議復迎置故處云允朝散即新除光祿寺丞眉山唐文若記

臥龍行記

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襟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藤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崑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兩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乾道丙戌清明前四日

瞿唐關行記

關耆孫

乾道庚寅中元日關耆孫約李時雨陳老岳建壽宋嵩李普張微之

雍大椿飲于三峽堂晚携餘觥下瞿唐關訪夔刺史舊治客曰今之
司關者之居是也遂飲于此茂林脩竹間小亭縈紆客曰此唐劉夢
得故址也夢得遺墨舊有石好事者取去飲關上高齋誦少陵薄雲
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之詩歎此老具眼如此夔江山元麤惡惟少陵
新紀處獨異高齋其一也高齋故基在屋隘而陋予惜之方欲為太
守王君言客陳老辛景賢出席願出力董役更築之僕謂不可隘而
陋亦不可侈而大此少陵誅茅避世意也併書以告二子云景賢今
司瞿唐關者是日後至之客也

曲水留題

李壽

或言雲安之西三十里許有自然曲水閏月甲午朔泊舟橫石灘上
携子至至孰茂士壁壘及劉甥卜子道子步訪之水極峻急不可流觴
巖頗有永和三年及六年刻字十五六行剝落已不可讀細辨其大
但昔人捐金以事山佛識金數于石爾殆非禊飲處也好事者因年

號遂增飾之當時必置屋廬象設今變滅無餘然水石要可喜姑取
酒酌其旁賞晤良久乃去軋道九年眉山李壽書

三峽堂行記

呂商隱

商隱被命赴闕大卿李先生實帥夔門作三峽堂成而未考也因相
率置酒作樂其上同來者商隱及郡僚張悅之陳子長貪仲文謝邦
彥堂據峽口俯瞰洪流震搖灑瀨真為偉觀歲淳熙己亥八月二十
三日成都呂商隱周父書

侍郎閻公運使張公同遊臥龍紀行 閻蒼舒

余初自宣威幙府送季長奏事北闕入道山為學士後三年余始被
命造朝遂玷論思之列今丐祠得請而歸會季長護漕夔門相與道
舊故握手驚嘆蓋闊別已十年矣辱通家燕款浹辰亡倦最後游臥
龍山松風肅爽雲日蔽虧千載英靈恍若來下晚趨躍馬城赤甲白
鹽峻極天半晴光返照瀆浪帖伏慈明行酒道韞誦詩至大醉而去

不圖天涯為樂之至於斯也淳熙九年三月癸巳唐安閻蒼舒才元書

高齋題灩澦水則

成鏞

開封成鏞子韶寄瞿唐閣懷安塞澤澤民成都郭公臨舜卿東去過高齋覽形勝遣人撐舟垂繩墜石則灩澦之水約八十四丈子韶曰夏中江漲灩澦上水猶三十餘丈可想見矣澤民之子慶曾侍淳熙乙巳正月二十五日

古書巖留題

楊輔

夔州守楊輔去官過萬戶驛故胸忍縣治泊舟游古書巖見刻石滿其上意當時或有像設屋室蓋縣人常所往來之地縣徙歲月不復可考而石刻亦漫闕就盡說者但為臆創乃屬雲安大夫劉甲徧摹巖上下石刻試考詳爽幾其猶有獲也同來者雲安大夫鄭邦基郝奕仲作從姪有聲淳熙十五年八月十六日

紀異

單夔

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而獲麟退鷁之書聖人亦不廢然天壤之間容有此理耶部使者揚舲東下而有若鱗蟲之異予翌日語別江干猶復見之豈使者新節光華江神世情出靈恠以護舟楫歟不然當與信心而不信目者評之題名後一日錢唐單夔書

州學留題

前人

郡守錢唐單夔全漕使漣澤張玠以紹熙元年六月初吉祇謁先師因延肄業之士別駕漢嘉張子震郡文學三山柯甲皆在施方大寧文學掾錢塘李廷光九華湯崑起三衢毛憲寔是與焉遂會食明道堂規撫一所見國子錄范仲黼經營之美發茗于共學觀三峽圖聽水琴清話久之翛忘暑遐想詠歸之風名教之樂其有既耶

臥龍行記

李真

眉山李季允同漢嘉王申父襄陽晏亞夫來遊時春陽驟驕風埃四

起酌泉松石間意頗愜無何雷雨忽至晚登寺閣望赤甲白鹽山色如洗相與舉酒樂甚遂留宿山房季允書此紀歲月慶元六年五日

江月亭留題

何異

癸亥燈夕前一日臨川何異同叔招王鈐轄飯次日當用故事邀漕使鉅野李誠之訖同至江月亭鈐轄錄示梅谿舊題預有所請方辭以老罷無復強綴語言姑許記歲月云是夕五鼓形於夢寐得二十字其辭曰月湖湖上月到處有光輝既解相隨出當須照我歸覺而甚喜歸日可期既登茲亭水月相得愈切刀頭之夢故併書以遺之鈐轄名光遠字宏父是為江月主人

卧龍紀行

黃人傑

帥帳跨鼇陳損之繡衣具茨王璆聯轡登卧龍置酒高會賓客從者十有六人是日金虎嘯風丹雲蔽日涼生尊俎興在江山獻酬賡唱之餘挹大上泉訪海山象塵慮息而神瞿唐畫漏垂盡乃去真勝游也慶元己未七月十有四日魯齋黃人傑書

督理供應官布政司理問所副理問畧陽劉芳

騰寫管判吏黎佩王

何如毅

通吏 晏 銳

朱尚俊

禮房吏彭廷貴

表 葵

鄧 偉

此書從趙君斐雲假得略校二卷無暇遍及也

壬午中秋之夜江安傅增湘識



重脩四川總志後序

夫志即史也然何以不謂之史而謂之志志尚實史尚文也然則史固不實而志固不文歟史以文勝志以實勝也予謂四川之志有未可以槩論者懼其實之未盡耳苟



盡其實而文備矣何也蓋蜀之列
郡多山在寰中為上游雖下流浚
谷較在嵩華之表其岷峨諸山孤
介拔羣直可塊視五嶽川合而巨
奔放險折不可狀瞿塘灩澦歸巫
諸峽何有於龍門呂梁惟成都則

四塞中開土沃而地夷川流無聲
彌望不知所窮無拳石簣壤之阻
膺膺如中原而清江碧石佳木脩
篁有中原之所無險易盤礴俱為
絕勝故人物之產代有哲又而流
寓羈棲者益復悲歌慷慨多題詠

窮探陟類能闡揚神秀四方之士
雖陸不踰劔閣水不泝巴渝猶能
指掌談勝槩且邇錯蕃棘經略不
得不周詳而備至在古非英異不
寄茲土乃多所樹立至於珍禽異
卉怪宇奇蹤雖硯枯錦川不可悉
紀為是志者信能搜羅序述俾數
千百里之山川風物數千百年之
人物藝文囊括於一編之中則天
下古今之至文畢具又何俟於脩
飾潤色而後文哉昔常璩作華陽
國志為古今地志之冠繼是有趙

清獻成都古今記光掩者舊續有
丙記丁記而裛記為志乃成於前
清戎侍御熊君已二十五稔矣人
物之蕃茂經略之更革與夫風俗
上下水土變遷不可不續而前志
之草創未備者又不可以不釐正
於是巡撫劉東阜公倡議而前巡
按合川王子和之乃敦禮升菴楊
子玉壘王子方洲楊子分職撰述
再閱月而就緒夫三子舊太史氏
以史為志吾知其實至而文益彰
矣予謂雖無三子此志當與他志

殊觀而又况出於三子之手乎予
獨怪夫三子不為史而暇於為志
區區一隅之蜀得擅三子之長豈
蜀山川之靈自為之意乎安得起
君卒於九原試一問之書成而予
代至督梓為諸公役乃序諸末簡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四川監察
御史上虞謝瑜如卿甫書

四川總志後序

志古列國之史也周官外史掌四方
之志楚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丘夫
四方九州之志而太史氏實與聞焉故
曰志古列國之史也

國朝志例有主周職方漢輿地圖元

方輿勝覽者以郡縣統條目

皇明一統志是也有主杜佑通典鄭樵
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者以綱領統
郡縣而條目畢具雍大記齊晉通志
之類是也大凡體國經野表年類事

貞文景哲取諸太史公司馬子長班

孟堅氏為多蜀故有志凡三十七卷前
侍御台峰熊公所編年表

藩封歷官財賦經畧諸卷主通志郡
縣諸卷主一統志心我都撫臺大中丞
東阜劉公睹而嘆曰嗟乎覈矣未備
也謀諸前監察侍御合川王公走聘

太史氏升菴楊公玉壘王公方洲楊
公分而校之時則方洲志
藩封以官寮附志建置以編戶形勝
風俗城池公署郵驛附志山川以臺
榭古蹟水利關津陵墓祠廟寺觀附
志賦役以課稅征徭附玉壘志名宦
以職名科第附志人物以流寓附志
武弁以上官附志割據以亂臣盜賊
附升菴志文藝而各為序以見卷
凡百餘皆主通志標分昉列視昔蓋
彬彬矣都撫公睹而嘆曰嗟乎備矣
未萃也謀諸監察侍御翁齋謝公屬

按察憲副周君暨予不肖會而一之
時則憲副君發凡起例而義以斷焉
藩封監守雜志用通志例郡縣用一
統志例例之正也尊崇帝紀表章后
妃刪落年表官制財賦不書戶口田額
兵屯力後之征例之變也予所編之

經畧三卷亦通志例例之正也餘唯
校刪郡縣志之重慶叙州馬湖鎮雄
及烏撒軍民府嘉定州石砫宣撫邑
梅洞長官二司間有筆削與舊志互
異亦例之變也而文藝志則悉仍升
菴之舊未之能易焉大抵台峯體例

不一三太史主通志憲副主台峯加
取舍爾予所草創實三太史之所畧
也稿脫都撫公躬自檢閱更其訛舛
而又嘆曰嗟乎似矣乃又以謀諸監
察公而下令梓人趣刻之始予不肖
奉臺命與志事矍然驚曰是太史公
司馬子長班孟堅任也予何人蓋堂
謁都撫臺而請焉曰葺之無荒也又
嘗謁監察臺而請焉曰約之無濫也
退而惴惴彌月思欲有所闡明以成
會通之典而綿力謏才厄於體例卒
唯唯不能効其愚忝竊附名實深祗

畏故於志刻之終也僭述始末異同
之故殿諸群玉冀覽者有攷焉若曰
識鑒未融擬志以史浸淫漢制援附
周官以窺覲乎三史九丘六典之奧
為空言為辱命則又備責之意而
惠教之私也予不肖其何敢辭

四川按察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

四川總志後序

後嘗疑孔明者夙稱三代之遺才

伊周之流亞也扶翼英主毗贊皇

烈亦旣庶幾哉成允成功矣一時

宮府建屬號稱得人關壘橋梁靡

不繕治至於八陣啓圖木牛初製

皆訏謀玄遠理思神密雖後祀千
載罕有儼焉而史官獨未之立時
如秦子敕輦則粵述允章藻麗辭
理非無良史之才蓋俟夫河洛海
甸之廓清而後蘭臺玉堂之弘建
斯為志耳夫國之有史也經事緯

道秩類宣倫馳輝于耒葉式正于
群生諒乎盡制作之妙而流聲金
石協天人之統而幽贊神明者矣
可忽乎哉總志之編以代史也慨
蜀之有土自神禹導江叢帝開國
山谷崇深區域延廣其間事變沓

積視它郡為殷英賢文筆擬上國
尤盛是知蜀不可以無志猶國不
能以無史也是故首紀帝后而立
極配體昭焉次之以藩封而疏潢
錫壤渥焉次之以監守而分畫慎
固崇焉次之以名宦而授鉞裁其
光焉次之以郡縣而分茅稟其責
焉若乃經略贊

皇王之業雜志慎揚遏之幾執文以
叅陰陽之秘而其本末煥然章紀
列矣然而天垂日暎懸符東觀之
篇秋皎春溫式體西臺之令辟之

搜剔山海至寶弗克駢收而懸黎
明月其庶摛光揚質矣俊也少有
四方之志每悅蜀都賦劍閣銘太
白子美篇章以洎司馬淵雲諸作
而孔明故墟遺蹟思一登覽焉恨
未能也茲乃躬履其地日誦其遺

文而獲以論其世則其為幸不已
多乎

嘉靖壬寅夏四月朔旦按察司副
使周復俊撰

...

...

...

...

...

...



